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八年六月第一百六十六期



洛夫〈昨日之蛇〉

昨日遇到一條蛇
頓然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我的雞皮牠也吃
吃完後復歸隱了草叢不見
不見血淋淋不在
今天牠又潛進我的體內
和尚們說之為妄念
我卻好好養著牠
供著牠，讓牠成仙成佛
妄誕喜慶佳節，風和日麗
牠復甦了，從我夢頭中元神而起
潛出體外
到草叢裡去尋找牠的毒牙
也罷
天，就讓向那麼藍蒼
脈，那麼鹹潛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18

166

- 洛夫紀念特輯
- 廣東陽江詩群作品選
- 散文詩專頁
- 秋原說“詩歌”



No.166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洛夫紀念特輯

洛夫	漂木・1、3 選章	3
張國治	雪白歸來、痛而空白的消息	4
冰花	《漂木》的芳香	4
方明	燃行	5
蘇鳳	窗外	5
江少川	漂木，在大海中神游	5
向明	由詩而魔・由魔而禪……	6
張堃	只是走開	7
王曉波	沙漏	7
顏艾琳	昨日之蛇已捲風化龍	7
夏子	長河洛洛煙之外	8
余問耕	隔望	8
北塔	洛夫老是帶著我飛……	32
洛夫詩選	封底	

詩創作

仲秋	Recuerdos de la Alhambra	9
銀髮	這時，我是一艘……	9
嚴力	維修、寫意、沒有敵人	10
李斐	醬缸詩四首	10
彭國全	屋漏	10
遠方	夏	11
方壯霆	行醫素描	11
陽光	鷹	11
冬夢	河堤上有燈亮起、殺魚、髮	12
應帆	十六歲・春遊	12
謝勳	金字塔	12
達文	對女兒說 四首	13
張容瑄	煙	13
戴珏	今天是個大雨滂沱的日子	13
陳聯松	距離，只在兩腿之間	17
葉在飛	願望、怨言、請假	17
李國七	後現代、幻影	18
于中	清明節	18
白水河	海的聲音	18
非馬	冬日、冰柱	19
項美靜	雪的命運 四首	19
陳葆珍	懷念陳香梅	19
馮晏	又一場霧霾過後	20

虔謙	殷墟裡殉葬的奴隸	20
童童	路、經過	20
伊沙	父母之邦 三首	21
圖雅	半個月亮升上來	21
饒蕾	在海邊、暴風雨之後	21
桑克	國防公路	22
阡陌	怪咖、生命密碼	22
逸雲	每一	22
林啟	一生、夜雨列車	22
楊河山	雨夜 二首	23
蔡可風	心的語言	23
澹澹	一壺茶香、年華正好	23
關淑媚	夢醒之淚	23
張小雲	老搗紅木、最好的安排	24
田園	尊嚴	24
鍾子美	地鐵 三首	24
高岸	邊緣、讀書會	25
吳懷楚	春夜串句偶成	25
施漢威	佳期	25
楊玲	象島、象島的雨	25

廣東陽江詩群作品選 14-17

散文詩專頁

秀陶	五界	26
胡慶軍	在異鄉，我常常想起故鄉	26
羅明清	春，如同爆米花	26
鄭建青	咪兔 二首	27
北城	芳華	27
姜華	甘南辭	27
陳銘華	流言、複製人系列	28
方華	清明日	28
林曉波	古城鮮花	28

譯詩

張耳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③	29
岩子	德詩中譯	30

評介

秋原	秋原說“詩歌”	30
劉耀中	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詩	34

詩訊

封底裡	
洛夫照片◎張國治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佛）
陳聯松（北加）

洛夫紀念特輯

漂 木·1

木頭，與天涯的魚群，海鷗，水藻
同時心跳
從他們同一頻率的呼吸中
隱隱聽到深沉的
大海子宮內晚潮的湧動
這漂泊的魂魄
隨著浪花的躍起，觀望
日出。等待
一個在霧中極目四顧也看不到的未來
未來是一個魔
一個陌生的隧道
也許是黑洞，甚至於
一個難以作答的扣問
但，與其等待
不如解纜而去，不如
切斷
那根唯一聯繫大地的臍帶
港口的腥羶
見證著一部苦鹹的歷史
遠海，藍鯨成群而來
噴出鋪天蓋地的岑寂
這裡不聞鐘聲
風雨是唯一的語言
千尋以下，諸神在側
守護者
海底滿艙的亡魂
那故事
早已全身長滿了牡蠣

你如看到有人涉水而來
極可能就是那位很瘦的
形上學權威
而那漂來的木頭
竟然把躺在沙灘上喘息的教授當作自己
把橫行於他腹際的
一隻螃蟹
視為海神的暗喻
此時木頭逐漸逼近

僅僅頂住老教授的背脊
喀嚓！木頭鑲嵌住他的體內
天地忽焉合一
他發現身上多了一根骨頭
多了一具堅挺的
器官，一根廣場上的旗桿
亢奮時
他那形而上的臉在風中
颯颯作響
而哲學則有陽痿的趨勢
於是他舉起那一根旗桿一陣亂搗
天庭崩塌，眾星紛紛滾落
一群專門啃食邏輯的蠹蟲
從他那厚厚的玄學著作中逶迤而出
書頁間的縫隙中
時間與蠹蟲
都露出森森的白牙
把老教授咬的振臂高呼
棄一智
絕一聖
而他體內的木頭也掙扎欲出
一種絕望的
非生育的陣痛
且頻頻輕聲呼叫：
相濡以沫
不如
相忘於
江湖

漂 木·3

致時間

1
……滴答
午夜水龍頭的漏滴
從不可知的高
掉進一口比死亡更深的黑井
有人撈起一滴：說這就是永恆

2
另外一人則驚呼：
灰塵。逝者如斯

玻璃碎裂的聲音如銅山之崩
有的奔向大海
有的潛入泡沫

3
都是過客留下的腳印
千年的空白
一頁蟲嚙斑斑的枯葉
時間啊，請張開手掌
讓太陽穿越指縫而進入

7
朝如青絲暮成雪，髮啊！
我被迫向一面鏡子走近
試圖抹平時間的滿臉皺紋
而我鏡子外面的狼
正想偷襲我鏡子裡面的狼

11
比殮衣要單薄得多的
某種金屬的輕吼
秉燭夜遊正由於對黑暗的不信任
舉起燈籠
就是看不見自己

12
還有墓碑
以及墓碑上空倉皇掠過的秋雁
白樺在死者的呼吸中顫抖
這裡，鴉雀肆意喧鬧而葉落無聲
時間在泥土中酣睡

30
這是歷史，無從選擇的沉重
時間，蛀蟲般穿行其間
門，全都腐爛
臉，全都裱好懸掛中堂
惡化的腫瘤在骨髓中繼續擴散

31
於是，我從一面裂鏡中醒來
俯耳地面，聽到
黎明前太陽破土而出的轟鳴
在母親體內我即開始聆聽
時間爬過青髮時金屬摩擦的聲音

■張國治

寫給洛老 二首

雪白歸來

溫哥華的深秋楓紅
應該是一束焰火
或童年家鄉的一抹紅霞？
而九月你回來
早了一個月回來
十月穿起黑色的外套，是否
為迎接白的雪來到？
結束了異國遠方的飄雪
回到偶爾下雪的島嶼
該朝向哪裡望雪？
此處沒有望海、漂木的雪樓
四四南村的公園
沒有灑落更大的冷
沒有逸出更多的白
你獨獨何處賞雪玩雪？

無論吸黑、泛白
你皆有適當的距離
寫詩，不必吹噓
呵一口氣，白白的雪樓
黑中取暖，火中沉思
無論晚景如何有一道深不可測的
黑色大門，擦拭銅鏽與刺刀那個
年代，如何艱難回憶？你的詩中
仍見到一束光影，既非酷也非熱
你的詩中再沒有更多的冷，且
只有溫度，只有淡然
既非訥也非喊

其實你早就帶著一頭銀髮
回來，既非暗沉的黑也非
中和背景的灰
乃極亮的白，讓人急欲想窺探
引頸企盼欲讀，伸手欲接
以銀盤盛裝潔白透明的雪
你的詩其實早就就是雪白的哲思

白絲，一絲一絲
凝成歲月的編結
牽著我們迴旋

所有白髮的已凋零
漸漸飄之在
煙之外
只能望著你的詩
習於白中沉思

2017.10.22 寫於台北

後記：這是一首去年寫在札記本，
尚未來得及發表，也未來得及朗誦給
洛老聽的詩作，現在只能風中朗誦、
焚寄予他。我與洛夫前輩結識30餘
年，其夫人十多年前認我為乾兒子，
因為皆來自金門為同鄉人，喊乾媽自
然親切，但洛夫前輩為我尊敬的詩人
，相交多年早習以洛夫前輩或洛夫老
師相稱，洛老前些年則要我們喊他洛
老即可，故詩副題亦以洛老相稱，想
必他更能聽到我們的呼喊。

痛而空白的消息

這次的消息
比石室釀出的一卷長詩
還痛，由於巨大的痛
痛到無法言語，想寫
一首紀念的詩
只能沉默
只能以死亡命名
只能讓石頭繼續喊痛
石頭釀的酒喊醉

但我在想，除了痛
你還有一種輕
出神入化的輕
不落痕跡的輕
以對抗生命的重
無能掌握甚麼的虛無
所以，你早化為一陣
輕煙，或雪的白

■冰花

《漂木》的芳香

——悼念洛夫

天旋地轉
磁場如此強大
不是地震
是詩魔洛夫
來告別

詩魔
倒下了
詩魂
喚醒肩上的責任

洛夫
乘鶴西去了
《漂木》化成帆船
載著詩人采風

《漂木》的遺願
《漂木》的精神
《漂木》的旗幟
我們一一扛起
《漂木》飄香千古

煙再輕，已經縹緲到
看不見天邊
煙之外的輕
雪再白
眼前消息也只能是
絕對的白
或一種空白
空到那種極限
我們無能留住甚麼
伸手無法抓取
天的白

2018.03.

■方明

燃 行 —— 悼念洛夫

你開始遠行
翱翔在你詩曾經凝佇的
各種磨蹉過的景觀
雲嵐是磅礴舒敞的飄泊
風雪是醃有湖南臘肉的野味
星月是爆辣到你不得不躍入
唐宋風騷的詩骨裡養神

將李白的狷傲與杜甫的悲憫
燻灼成臉顏熊熊的酒鬼
亦是一種解讀轉折絕句的快意
而歲月垢積的愛恨情仇
也隨禪詩紛紛墜落無聲

現在，你可恣情以彩虹為筆椽
在無垠藍天裡潑灑微笑水墨
也許漸漸成渡淨蒼生的雨簾
也許蛻化成一闕佛偈或禪詩
也許詠嘯如唐詩解構之行板
也許在煙之外勾摹極樂涅槃

石室無法禁錮你渾厚的精魂
左邊的鞋印才惜別人間驪曲
右邊的仙跡將激昂的魔歌
鴻展成瑰麗永恆的詩史
此刻，戰事與死亡
是黃昏時歸鄉的小路
璀璨孤冷

已經沒有邊界與望鄉
所謂鄉愁 是三分對塵世之眷戀
七分是詩魂與墨韻 如何
染渲海棠葉沸騰的殷紅
長江三峽的詩碑與寒山寺的掛帖
行行波濤湧空
句句鏗鏘擊鐘

■蘇鳳

窗 外

透過縮瑟的沙窗
暗淡的眸寂靜
妻在玄關之外
拉著老了的菜籃子
我在書房點燃燈
因為風，我把孤獨
留給
細雨中的杜鵑花
開落過七十個詩的
春天

*悼念洛夫先生。70 意指詩
壇 70 載，髮妻相伴 70 年。

眾相乃游離流逐的漂木
偶然彼此從心脈交會的一場盛宴
隱題詩矜持在青春季節裡裸告
生生世世共鳴著湛湛承諾
因為風的緣故

2018 年 3 月 20 日

後記：

2018 年 3 月 10 日洛老因氣喘加重
入院治療，時尚清醒，與師母和我仍
可對話。3 月 12 日因病情惡化轉入加
護病房，之後多沉睡，其間，醫生趁
洛老醒時，指向師母及我，問是誰，
洛老微弱回答：“老妻”“老友”。
3 月 17 日晚上，洛老一手握住師母，
另一手握住我，長達 15 分鐘，之後
入睡。當天香港詩人楊慧思亦得洛老
同意見面，我亦播放譚五昌教授的
“辦好洛夫國際詩歌”之承諾，洛老
點頭言謝。

■江少川

漂木，在大海中神游

—— 悼洛夫

濤聲中呼喚你的名字，
這名字怎麼會是詩魔洛夫，
海浪突然調頭去尋覓，
春風瞬間化為一陣冷霧。
昨日你是崖上的大樹，
今日你是海中的漂木，
莫非這就是大樹注定的歸宿。
湘江、高雄、溫哥華，
從東到西，從西向東，
江中漂流，海中漂泊，洋中漂浮，
你在尋找雲，你在尋找風？
你一生都在浩渺蒼穹中，
尋找無盡天涯的詩之美，
追尋人類詩意地棲居。
漂木是你，你是漂木，
你聽見大海子宮的潮聲嗎？
那是漂木的心跳
裹藏在樹輪深處的屈原、李白之悲憫，
你瞧見海波捲起的白浪嗎？
那是漂木在呼吸
起伏中樹紋發出里爾克、尼采的質疑，
漂木是詩之魂，魔歌的詩魂，
漂木是生命之舟，不死的神舟，
漂木命定在大海中漂泊神游。
還能尋找什麼呢？
你說：美麗而荒涼就是詩意的存在，
漂木，是一卷禪詩，一部經書，
讀不懂時，我就去大海邊，
凝視海波呼吸，傾聽海濤潮語。

註：《漂木》是洛夫先生 73 歲時創作的
三千行的長詩。

草於 2018 年 3 月 20
5 月 8 日修改

由詩而魔・由魔而禪・而羽化登仙

——從讀洛夫詩集《禪魔共舞》想起

◎向明

被稱作詩人，說起來非常容易，像我，就輕鬆當了一甲子以上的詩人，誰也沒否定過，當然、也沒有誰十足的給予肯定，算是一個所謂“資深詩人”，這項榮譽是時間所加持，已是至為難得。

然而要被稱作詩人，實際上也很難，除了要以實力受到廣泛的肯定，另外，更需內心要沒有內疚的煎熬，人家恭維為詩人時，自覺心安理得，問心無愧。

廣為人知的朦朧詩人北島，近年定居在香港，最近有人訪問他，他們那一輩出來的著名詩人，這些年來在創作上似乎都已停滯，都已去從事詩以外的事業，你覺得他們遇到什麼困境？誰知北島嘆了一口氣說，“寫詩難呀！可以這麼說吧！你每天都得從零開始，不像別的手藝，能夠熟能生巧。當然有些是寫作以外的困境，各有各的難處。”北島並不是我所佩服的詩人，倒是他所說的“寫詩每首詩都得從零開始，不像別的手藝，能夠熟能生巧。”真是歷練出來的肺腑之言。一個認真的詩人，成功的詩人，大多都能拿捏得住這些分寸。

然而這些話說來容易，幾乎每個從事寫詩的人都懂，但如何從零開始，又如何避開熟能生巧，則是兩道非常難的課題。發明蘋果電腦系列產品智慧型手機 iPhone 和平板電腦 iPad 的美國電子界名人 Steve Jobs，中文譯成賈伯斯的突然在五十六歲過世，留下的一些名言和事蹟讓人驚詫。我覺得這位並非天材，也無高學歷背景的奇人，才是真正懂得“從零開始”和“避開熟能生巧”，不致耽於原地踏步的妙法高人。他為蘋果電腦打廣告的那句英文“Think Different”，中文譯成“敢於與別人不同”，另外還有“One More Thing”（還有一個），這是兩句向傳統挑戰，向既有規格敢於反叛的名言，正是他事業成功的基礎，尤其前面那句現已成了他的墓誌銘，全世界都在傳頌。

現在我要回到詩的本題上來，我認為

我們的詩人洛夫，早在五十多年前，他就有賈伯斯這種“Think Different”的先見，他寫詩追求的“超現實主義”表現，就是這種“敢於與別人不同”的超越想法。他的詩每首都有不同的面貌，而且每首都令人吃驚的新奇，他從一開始寫詩便要求自己“從零開始”，絕不會習慣性的順手撿來一些現實中早已存在的陳腔濫調，隨便湊湊便是一首詩。他的被人稱為“詩魔”，便是他的詩有一股特殊的魔力，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念力，看過他詩的原稿，一片塗黑的稿紙中只留幾行字，那才是為詩求完美的毅力。這是他的風格，他的個性。他敢於突破詩材、詩體、詩的語言的限制，達到隨心所欲不逾矩的藝術成就。他已由詩的魔界，走入到般若智慧的禪的境界，這是洛夫一生為詩奮鬥所獲致的最高成就。《禪魔共舞》便是“由詩而魔，由魔而禪”，由生命詩學進而潛入禪思詩學的一種觀照和超越。

我在《禪魔共舞》的詩集中發現他有一首詩叫〈閒愁〉，巧的是我出版過一本詩集也叫《閒愁》。洛夫在加拿大收到我的書後，發現此巧合，曾來信對我說，翻遍全書，半首〈閒愁〉也未找到，但讀完又覺得滿紙都是“閒愁”。得到他這一句話，感覺這才是真正的知音，真正懂得我寫這些詩的含意，並非年少輕狂的“無事輒愁苦”。接著他發現了我贈他的一首詩〈天空〉，認為是第一次讀到，他很欣賞。這首詩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四日發表在《中副》，記得是洛夫和夫人瓊芳返回加拿大的那幾天。顯然已經是多年前的舊事了，不過詩中的一切仍然歷歷如新，當他們回台舉辦新書面世發表會的時候，也表現一下我這首遲到的歡迎詞。不過據洛夫在大陸訪問時曾對記者說，他已決定結束在異國流放的日子、選擇定居深圳作為他的今後歲月的精神家園。看來我在〈天空〉一詩的最後一句，終於得到答案，

他們準備葉落歸根：

天 空

——聞洛夫回台 ◎向明

你的天空

永遠創世紀般的天空

石室可以死亡，血可以再版

惹眾荷喧嘩，掀巨石之變

你的天空

永遠超現實般微妙的天空

可以到灰燼之外，煙之外

與蟋蟀對話，遊戲玩到形而上

你的天空

永遠是中國傳統，遼闊的天空

取北美的雪水、磨徽墨的溫順

玉版宣上寫現代禪詩、練洛體字

你的天空

永遠是雲蒸霞蔚下不斷變換的天空

一次流放是一次昇華

雪樓熬夜後，下次鄉關何處？

2011/10/21

非常不幸的是洛夫全家想要在 2011 年結束異國流放的日子，回到東方故國來定居，作葉落歸根的宿願一直並未實現。一直到去年，2017 年的初秋才將在加拿大的房產處置掉，而回到台灣來，並打算在北縣鄉間覓一新居作為他晚年過清淨無為的閒適日子，但他回台後並不得閑，仍然得四處奔波開會及出版自己計畫要出版的書，也許是究竟年歲已大，不堪勞累而遭時間折損，終於去向了天國。其實他是由詩而魔，由魔而禪，現在已擺脫一切進入逍遙自在的仙道了。

2018/4/6

■張莖

只是走開

——寄洛夫 (1928-2018)

你不告而別的消息
轟然傳來
此起彼落的哀嘆聲
旋即跟著沸騰了起來
還以為
是你一貫的超現實手法
未料你卻以更驚人的方式
用一個出奇不意的句點
表示黑色幽默的再見

辭別衡陽多年
在湖南大雪中
回去和你的童年相遇過
左營別後
也再來舊地重訪港灣的夕暮
西貢街頭的舊貌
亦曾重疊你那时的身影
故國河山
處處留下你吟嘯的長短句
你離去
又不忘再回來
從不爽約
就連問起台北到溫哥華的路途
你總說比唐詩裡的長安遙些
又比夢裡的石室近多了
總說去去就回
從不誤期

可是，這次你才走開
怎麼夕陽就冷了下來
黃昏也很快入了夜
醫院病床空了
輪椅孤單了
家裡牆上的時鐘停了
客廳那張沙發
現在只鋪著你微溫的影子
一直寂寞著

■王曉波

沙漏

——致洛夫

暮色四起
雨霧冉冉飄散
一輪皓月落在
粼粼波光的映月湖畔
游魚搖曳著斑斕
你是隨風的
一縷荷香，一閃而沒
沒法觸摸的思緒
萬象皆由心生，五蘊皆空
誰人正游向永恆
時間在瓶裡滴溜溜地轉

註：2018年3月19日洛夫老師仙逝。

你詩中一再出現過的所有鐘聲

驟然也啞了
你在哪裡？

我們相信你並未遠離
只是走開
你在哪裡？
也許此刻正與李賀共飲
也許和李白杜甫共話“唐詩解構”
也許剛要攤開紙筆
揮毫再寫《漂木》的續章
我們也必然相信
你留下的詩
果真不朽了，你便
永恆了
而若問何以得知？
這絕非是一句
“因為風的緣故”即可概覆
因為一切早已在
死亡之外

昨日之蛇已捲風化龍

◎顏艾琳

“寫作即是對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這句話對成立超過一甲子的創世紀跟同年代的詩人們，不僅是箴言，而是親身經歷大時代的輓壓，只能以詩文將命運刺青，成為自己與讀者的一種圖騰。不論是王慶麟將自己變成痙弦、宓世森寫成了辛鬱、羅顯昌成為商禽、張德中筆名張默……筆名其實都有時代背景。台灣為何在五四運動後沒有承接抒情，而轉為隱喻的象徵派？何以詩僧周夢蝶跟詩魔洛夫同代誕生？孤苦自修與成家立業，是兩種出世入世的選擇。詩，也都是他們對付無常人世的法器與武器。

1950年代，湖南軍人莫洛夫在金門坑道裡領受砲火威脅，寫詩的他感到死亡的逼近，於是寫下了〈石室之死亡〉第一節，詩人洛夫於焉誕生金廈砲彈之中。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氛圍，陸續寫成的長詩，盛載了軍中詩人洛夫對生死、反戰、脫離高壓現實的省思；用隱晦詩文抵抗的詩人，只好提煉壓縮文藝意象，藉由19世紀歐陸崛起的象徵派，指涉心中的無奈、憤慨。台灣的意象詩風在洛夫、痙弦、商禽等人的帶動下，繼承了中國詩詞華麗的詞藻、漢字的聲韻音線，又融合了西方新潮的文學觀念，影響台灣詩壇至今。洛夫在《魔歌》詩集自序，“真我，是一個詩人唯一追求的目標。要想達到此企圖，詩人首先必須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後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個人的生命與天地之間的生命融為一體。”呼應了自〈石室之死亡〉以來的精神。

而2018年1月出版的《昨日之蛇》，再度體驗詩人“物我同一”的自白。《昨日之蛇》收錄洛夫分散於各詩集中有關動物、昆蟲的41首作品。洛夫認為，人與動物都是天地間的生命個體，有自然的依存關係，頗有天人合一的靈氣對應。從觀察動物與昆蟲的生態與習性，挖掘人類和動物的互動與意識上的圖騰，以詩人擅長的象徵手法，從外表描繪而進入人與動物的心智鏡觀，反照或折射的虛實樣態。

在“不見並非不在／今天牠又溜進我體內／和尚們鄙之為妄念／我卻好好養著牠／供著牠，讓牠成仙成佛”作為書名的〈昨日之蛇〉詩句中，表面上讀到似乎描寫昨天遇蛇的驚嚇，而那抽象的駭然恐懼，於今日卻變成比真蛇還恐怖地鑽進了體內。蛇，就變成了人所害怕的象徵。洛夫怕什麼呢？讀者又怕什麼呢？自我乃累積過往錯誤、實驗、失敗才成就現今的模樣，而摸索的旅程中，勢必有不為人知的、不欲再提起的情事。那些就幻化為蛇來糾纏、來不時吐信、來脅害今日的我。如何超脫舊我所懼，得一自在？這是如同莎士比亞 to be or not to be 的大哉問。

猶記得3月3日在台北飛頁書餐廳舉辦發表會，高

齡又身體有恙的洛夫，光是從下車到走進只有兩階的大門坐定，大約就十幾步的距離，就已喘到需要呼吸氧瓶，我上前攙扶時喊了一聲“老師”，聲音哽咽，紅了眼眶，被師母跟周遭的人捕抓到。因為認識洛夫老師三十年來，從來沒見過他如此虛弱，我心疼得緊，師母也以眼神安撫我。在非常低調的宣傳下，現場來了二、三十位老朋友，向明、林煥彰、尹玲、白靈、朵思、許博允、吳鈞堯、張國治、黃克全、王學敏、葉鳳英、孔維勤等作家，及來自兩岸的近百位讀者熱情相迎。一看到滿滿的現場來賓，洛老趕緊恢復平日的紳士樣態，而主持人遠景出版社發行人葉麗晴趕緊用輕鬆方式，讓參與者向洛老說幾句話介紹自己跟洛老的關係，藉此讓他盡量不說話，保留體力。

不知是誰發動，一開口都說我是洛夫的鐵粉，後來大家都連著說是他的鐵粉，只有瓊芳師母說自己是洛夫的老婆、祕書、煮飯阿姨、家管、看護，所以比我們這些讀者還高一級，“我是洛夫的鋼粉”幽默的撒嬌方式，炒熱了氣氛。坐在一旁休息的洛老終於說了一段話：“關於出詩集這件事，痾弦說他是早年結紮，我則是高齡產婦。這幾年每年幾乎都出一兩本書。這本詩集整理時，我太太說，好不容易出了一本孩童可以讀的動物詩集，不過有些人未必會喜歡《昨日之蛇》作書名，畢竟聽到蛇會怕。其實這是一本寓言詩。蛇是帶邪性的，我把牠當作慾望的象徵；人人心裡都有這樣一條蛇，慾望強烈發作時，蛇就會鑽進心裡去，有時會感到罪惡感，牠就跑出來，溜進草堆不給人看見。”當時洛老邊說邊氣喘，但說話思維還是很清楚的。

3月19日傳來洛老仙逝的消息，我等到心情平靜後才翻開《昨日之蛇》。扉頁上有洛老的題字，然後我提起筆，一行一行讀下去，該註記畫線、寫下心得的功課照常進行，忽然一條蛇從書裡鑽進我心中，那是洛老跟我三十年來種種的回憶。我沒有因畏懼而顫抖，因為那蛇是從昨日的溫暖藏處而來，還伴著蝴蝶、游魚、豬、猴子、老鴉、松鼠、浣熊、貓……我微微調整好讀書的動作，擦掉眼裡即將泛出的淚光，心想，就讓牠們跟著蛇，一起盤據在我的心窩吧。

夏子

長河洛洛煙之外

——四十九行致敬詩父洛老

春天剛醒
你奔回遙遠，你的童年
以融雪的速度
捨去了筏

煙之外
萬物齊一
寂與滅，如實如識如詩
如蟬蛻
如時間之傷結的
那些個痴

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曾鐫刻於年輪上的苦，與離
那血一般的月光火一般的淚
霧一般的清明渴一般的泉
又及，那有無那生死那古今
那動靜那虛實那奇正
那一腔如潮般的雄辯
縱滔滔然，悉皆泯去

煙之外，原來
萬物逆旅不異百代過客
來與去，如錦如津如燼
如片瓦不存卻仍巍然的廢墟
如你心深處
那口滴水不剩的井
照見五蘊皆空，洞徹
八識田野

八識田野有衡峰回雁乎？
獨漂木與岸相對儼然乎？
這島上的火與光，魔與神
他們曾千百回如驚蟄般鏗然鳴噲
又相繼謝落的影子呢？
你笑：最後一瓣杜鵑啼血的三月
亦悉教東風拂去矣

噫！鄉愁喁喁與烽煙俱靜了
長河洛洛共天山一色了
你早已泅過你的內海
任漂木年輪上的風聲隨扶搖而去
囑我諦聽的蟬聲
亦寂寂入定

於煙之外
你正領首向遠方逸去
昨日種種還諸天地

余問耕

隔望

——悼念洛老前輩

回國那天午聚後
攙扶您上車坐好
隔著車窗看著
您安詳淡定的神態掩不住
疲憊

看著您
想起前年到臺北探望
從您家出來陪著您
邊走邊談去吃飯
才一年多
我卻只能在您背後推著輪椅
默想著：
我是火／隨時可能熄滅／因為
風的緣故
而嘆惜難過

您說人生沒有終站／只有旅程
世紀風雲幻變
註定了您這一代的他鄉異國
驛轉是否
詩 就是行旅的見證
從現代魔歌的輝煌絢麗回轉
禪魔共舞
您攀登了旅途中一個又一個高峰
再重新定位出發
詩路無窮

落葉歸根 漂木回流
此刻 您在何處
是否
走向王維／在最後一節為您
預留的空白

我只能隔著時空
仰望再仰望

天地種種，復歸於一沙

一沙！這巨石的舍利火的涅槃！

而我仍孜孜，讀一條河的走姿
讀你血紅的壯心落落的詩心
看那不斷後退的地平線
如潮般，款款
向我走來

■仲秋

Recuerdos de la Alhambra

回憶
從綿綿不絕的顫音
環繞一座褐色的城牆
和牆內伊斯蘭白色的神秘
開始

這些令人遐想的傳說
由夕陽靈巧的十指
在光影灑落的夜色下
拉出帷幕

指尖一觸弦
完美的和音開始分解
旋律從響孔傳至繽紛的花園
再落入無盡的長廊
回聲如金釵玉珮相擊
如裙襪沙沙曳地
如杯觥交錯、絲竹並奏
時而漸強，時而漸弱
時高時低直往天堂
而“天堂又是一個
有美妙樂聲
和清澈的池水
粼粼閃爍之處”

這個迷人的撥動
從 1896 年起傳頌至今
浸淫在這完美中
除了歷史的鑿痕
還有千里迢迢而來的遊客
屏息凝氣的聽眾
和舞台上高雅的
吉它獨奏者

2018 年 4 月於台北

■銀髮

這時，我是一艘 失去聯絡的太空船

在麥當勞店喝完了可樂
去換了頑皮的硬幣
又換了卡

當我未弄清究竟
是縱貫新加坡的夜空
或是橫貫……

穿梭機已升空
時間倒退
我七上八落吊在太空艙的把手上

孩子，你上學時
是否也在紐約地鐵飄浮的心情中
給我寫信或想家？

過站時我看見
孔孟的格言在廊壁上向我招手
只因無人去讀

還不是在臺北坐巴士時的
那種
人言可貴的寂靜

過站時我看見
孔孟的格言在廊壁上向我招手
只因無人去看

下班後的昏昏欲睡
放學後的神經兮兮
購物後的擁擁抱抱

過站時我看見
孔孟的格言在廊壁上向我招手
只因無人去理

約會後的傻傻笑笑
夜遊人的無所事事
？？？的？？？

終站時才非同小可的一驚
這原來是不設回程的新加坡午夜
最後的一班地鐵

這時，我是一艘失去聯絡的太空船
遠近
星光熠熠

萬光燈火的對岸長堤
卻不知道，有個傻愣
資質平庸的雪愛

1995 年 12 月在新加坡初乘地鐵有感
2017 年晚秋重整於紐約

附記：

這是 1995 年 12 月，我們由詩人懷雨、陸進義、陳國正、余問耕和我等所組成的越南華文作家代表團一行五人，首次應邀出席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期間，某個自由行的晚上，我們初乘地鐵時，我有感而寫的一首舊作。曾發表於 1996 年 5 月第 61 期的《新加坡文藝》。

本來，原刊時沒有最後的一節，這是重整時才特別加上去的。其最末一行的“資質平庸的雪愛”所提到的雪愛，正是 1974 年我在越南堤岸立人中學執教時的初中畢業生何雪愛。最近在某社交群組裡重新聯繫，才獲知她曾轉讀堤岸知用中學高中，不久隨家人移民及負笈澳洲……最後輾轉定居在與新加坡祇有一座長堤之隔的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相夫教子。為了多看看年邁的父母，及正在澳洲留學的兩個大孩子，也經常來往於馬澳兩地之間。在社群中分享此舊作時，她說，可惜當時我不知道她正在馬來西亞。言下之意，若知她在對岸，彼此早就電話聯絡，既可師生重聚，她亦可充當臨時導遊；這樣一來我們就不會誤打誤撞，搭上午夜不設回程的，最後的一班地鐵了。她於是節錄拙作部分詩句，加上了自己即興所寫下的四行詩，以作回應。有感此舉頗具創意，後來得到她的贊同，我更乾脆將其四行詩句合併成三行，作為拙作最後的一節，並予以重新發表，以茲紀念。

試想，如果不是大智若愚的話，通常是不敢謙稱自己是“傻愣”和“資質平庸”的，不是嗎？祇是經過轉接之後，這本來是她的謙稱，現在卻成了我對她的戲稱了。
2018 年初春附記於美國北卡

■嚴力

維 修

攀爬思想高度的工具
與電梯一樣需要維修
事實還證明了
高於電梯和知識的高度
維修時可以動用戰鬥機
問題是
更多僅僅高於視線的東西
必須踮起腳尖才能看清
可惜這個姿勢不能維修

寫 意

寫意是最有效的抽象能力
藍和白被霧霾灰寫意了
權利被濫用的筆法寫意了
民主被插在瓶子裡的假花寫意了
民眾被短視的派別線條寫意了
族群間和族群內的互相宰殺
被生物鏈寫意了
我的眺望被流行藝術寫意了：

一張羊皮悠閑地吃著草
草吹著口哨

沒有敵人

沒有敵人
也不可能與自己為敵
持有這種無敵立場的還有大海
而有敵之人
忙於敵我之間的周旋
或抽空享受短期的同流合污
至於那些被假設為無敵的人
深陷在左右手為敵的
自我漩渦中

2017 年寄自紐約

■李斐

第五號醬缸：難題

搬家的時候
書架最高層
毛澤東全集
倒滑下來
砸中他的額角
到如今
腦震盪仍在

醬缸第六號：求題

回到北京
經過天安門
她對我說
繞道而過
怕看到
城牆上個像
深夜來訪
又見惡夢

醬缸第七號：怕題

古裝的電影電視
看多了
現代版反而看不慣
也不過癮
大喊皇上萬歲萬萬歲
多麼聲勢浩大
震撼場面走出銀幕
現代版太監們在皇宮
只識拍掌刷鞋
不行三跪九叩
不如續看
粵語古裝殘片

醬缸詩：王老吉

肥仔去了趟北京
回來似阿崩隻狗轉了性

■彭國全

屋 漏

……忘不了
天，老高老高，老遠老遠的
抓起最粗最硬的雨珠
專揀
瓦屋頂的縫孔 瞄準
不偏不倚
一顆接一顆擲入屋裏
一處，兩處，三處
四處……

一個不留神
我被有棱角的一顆
嗒的一聲
砸中腦殼
濺起忿忿的星火
殘留一塊永世的疤痕

憑什麼理由呢？
天，你憑什麼
欺人？

不再無故亂吠也不
撐起後腿射尿如射箭
一定是習上人
請他喝了兩碗王老吉
一身變得舒服晒
不再喊打喊殺解除了便秘
狂射飛彈不見了無非血壓高
還和文先生握手排排坐
大家齊步三八三八同拍拖
我認識二樓十多年個老洪
執拾行李要回平昌去長居
沒有了戰爭興奮大叫南北和
他順便關心地問我
“老李啊，什麼時候你也回去？”
不知道他聽到沒有
悶聲說：“哦，哦”

2018 年 4 月 28 日紐約

■遠方

初夏

1.

那片雲
是我前世的記憶
幾十年的疊加
數萬里的輾轉
我不在意了
可有雙渴望的眼睛
緊緊盯著
傳聞說
解密的期限
就在最近

2.

綠肥紅瘦
不該是環肥燕瘦
各擅勝場
是當下的流行色
引領一季風騷
拼顏值
敢煽情
記得記得
你走過T台
我經常觀摩時裝秀

3.

先閉上眼睛
感受一下下午後的淋漓酣暢
或許只要三五分鐘
就能刷新一種心情
或許一錯愕
橫空亮麗的彩虹
就足以讓你激動莫名
遠處那片新綠
洶湧如波濤
滾滾而來

■方壯霆

行醫素描

一、童睛

一隻明亮秀麗的童睛
一滴滴不成比例的淚珠

分離前的一瞥
歇斯底里的啞言

註：患眼腫瘤的小女童被抱入手術室
作眼球摘除術的一刻……

二、活雕像

三十出頭
他已經七出鬼門關

手術刀下
他早已體無完膚，視力漸衰

父母的基因，奈何？
痛楚是便飯，幸存是恩賜

輪椅啊，忠誠的伴侶
見證了，一位檢察官的鑄煉

註：一位患了 Marfan Syndrome（心臟，主動脈，脊椎，眼睛等器官先天缺陷）的男子，比與他同齡的健康人，走得更遠，跑得更快……

三、專注

她目不轉睛地望著我
淡定從容地有問必答

面對蒼白混濁的瞳子
我問的，愈來愈短

“我相信你”，她輕說
而我，肩擔如山……

註：一位雙目失明的姑娘，接受角膜移植手術前的淡定和自信，令人感動……

■陽光

鷹

你緩步前走，步伐
少了一份傲慢
或傷了爪，或傷了翅膀
眾人的凝視開始擴散
一隻鷹之如何如何受傷
乃成為一熱鬧的主題

你無言，不斷鼓動翅膀
觀察風之急緩和飄忽的氣流
我一直注視著
一雙感性的翅膀，感覺
真實而且帶著呼吸

你終於轉身，兩翼盡張
躍起之姿夾雜著悲壯的情懷
你盤旋成一個個美麗的圓
天空一望無際
你飛行，不留下一片影子

寫於 4-28-2018 三藩市

四、愛情

我尋找愛情
或愛的影子

在一對年過半百的夫妻身上
從他們的無微不至
照料一雙幾乎不能自理的
魁梧兒子的一舉一動中

註：兩兄弟都是高大威武的年輕人，但患了同樣的先天性結締組織病，而且都是過了青春期才發作。哥哥坐輪椅，弟弟腰彎九十度。哥哥做了三次手術，全家四口開著小甲殼車，同進同出……

2016 至 2017

■冬夢

河堤上有燈亮起

河堤上有燈亮起
所有的魚群
同一個姿勢
齊齊告別疲憊的白天

河水無恙月光光無恙
只有堤上一朵孤獨的小花
風裡
我仍細細感受到
它充滿憂傷的
體香

殺 魚

除鰓去鱗後
奄奄一息
這不是一條躍了龍門的魚？

真抱歉
此刻我實在無法助你
返回自由自在的大海

髮

我的三仟煩惱絲
剩下的散兵游勇
紛紛狼狽丟盔棄甲而逃

敗象已呈
看來
真的難保自己頂上人頭

後記：幾天前剪了一個極短的髮，
連自己也看不慣。

■應帆

十六歲・春遊

親們 在微信的聊天群裡
忽然說起江南
說起十六歲那年的那一次春遊

記得出發時
天還沒亮
早春的星星弱不禁風地閃爍
梧桐樹的嫩葉
頑強地綠起來 長起來
月色三分
故鄉的春色
約摸也才三分

到江南去
到江南去 春遊
那裡的春天 更美麗

十六歲
喧嘩成一句激動人心的口號

在杏花煙雨的江南
在風綠楊柳岸的江南
在人說千萬和春住的江南
在唐詩宋詞不斷吟哦過的江南

你我 終去了不同的地方
江南 終也成了鄉愁一種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最美的風景
竟存在最模糊的記憶

十六歲的旅行
成為一場場更遠旅行的預演
和一場場更深叛離的宣言

只是 廿六年之後
親們 在虛擬的網絡裡

■謝勳

金字塔

埃及法老
最懂
今生來世
在虛玄的沙漠
打造金字塔

尋覓一塊
靈魂的發射台
前往宇宙中心
快去
快回

嚮往天堂的階梯
找個斜度
不超過
積石的氣度
讓塔的腰身挺直

時間的流沙
在走
岩石的容貌
隨著風雨
在走

而旅人
心中的金字塔
永遠不走

說起 那場十六歲的旅行時
我卻 又開始疑惑
是否 江南的一個春天
就曾 誤導了我們的整個青春

如今不惑的中年人啊
竟還是沒有答案

2018年寄自紐約

■達文

對女兒說（一）

曾經的螞蟻跳舞
曾經的急轉彎
曾經的校門開向小跑和擁抱

我看見陽光吻過的秋天
信仰的葉子逐漸透明
漫過堤壩

他人的生活

——電影物語之六

一本詩集是一個陷阱
鷹犬踏過
竟然沾上花瓣

你們剝掉人的外衣
你們真能觸摸
赤裸的脈搏的溫度嗎

只有天鵝才會直正驚魂
而人類
在蛹中殉夢

晚詞（二十二）

一年一度月最圓
你把屏住的氣息切成碎片
疊起門的迷宮

午夜鐘響
曾經熟悉的巷陌間
有紙蛇燃燒的藥引

你明白故鄉已是異鄉

■張容瑄

煙

在海與天之間硬是刻了道痕
（那片飽和的藍逕自哀了一聲）
沿著它 沿著時間
如蔓延的樹根般
爬滿乾裂的大地
親吻老嫗蒼老的臉龐
在木紋內沉思昨日那片冰冷的蛇鱗
緊緊握著聖嬰幼掌中那
靈與肉的分界

如今
你不是時間
你不是你
你亦不是那片飽和的藍
在那道硬是刻下的痕外
你說你是

煙

2018年4月寄自台北

自身便是他人
連鏡子也陌若城牆

神游記（九）

你願意寫詩
用半輩子的字紙
在囚室裡折疊燈籠

垂老的咒語
進山之初已被焚化
煙
是溪流的圖案

■戴珏

今天是個大雨滂沱的日子

今天是個大雨滂沱的日子。
清明一過，天氣就變了。
平時等車的公交站裡滿是積水，
我只能在遮蓋以外
找個立足之處，
將妻子的一把小陽傘
儘量壓低，
一直壓到
低著的頭上。

今天凌晨外婆走了。
這些日子她受的折磨
終於消散。
她對我說過，
她不怕死，只怕病。
到頭來，她還是得面對
她最大的恐懼。

如今她留給我的形象
快活的居多：
雙手插在暖手套裡，
頭上的絨帽歪歪斜斜，
樣子有點滑稽，
說起話來繪聲繪色。
可她這一生受的苦，
她這一代人受的苦，
我可能永遠也無法
完全理解。我只祈願
她在黃泉路上還會記起
我曾帶給她的些須快樂。

我的鞋子全濕了，
今天等車的時間特別漫長，
但我不著急，因為我沒有
著急的精神；
不過是清晨，
我已經感到困倦，
就只想聽憑雨水
和時間流淌。

廣東陽江詩群作品選

◎黃昌成

遊街

陽江，廣東西部一個宜居城市，臨海靠山，山水相連，自然揮灑一個美字。作為當下詩壇的一個重鎮，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降特別是近二十年來，陽江的現代詩創作一直保持強勁的態勢，而“陽江詩歌學會”的成立與持續發展，則可說是一個良性的促進與標誌性事件。陽江有兩塊與詩壇對接的重要園地：《藍鯊詩刊》與《詩國星空》微信公眾號平台。前者創刊十餘年，在國內挺有知名度；後者則在2018年3月舉辦了陽江首個面向全國的詩大獎；二者以及陽江詩人群體和作品，先後得到《詩選刊》、《詩歌月刊》、《中西詩歌》、《中國詩歌》等重要刊物的推介。——黃昌成

1975，一根釘子，將
一條小巷的恥辱，釘進
鏽跡的童年裡；巷口的阿用哥
曾送我一把打鳥的彈弓，
偷蔗賊、觸目的大紙牌，後面
緊跟著鑼鼓，蹦跳的小花狗
零亂的腳步，踩著驚恐和好奇

■項勁

筆名肖七，70年代生人，現為陽江日報社編輯。

秋 夜

月光一流淌
白駒乘空而過
她涉水而來，過盡千帆

你睡了，這滿街的秋風
都是我的詩，是我記憶裡
漫山遍野的牛羊

當你夢中醒來，指尖輕拂夜的涼
酒尚溫，花半開，馬蹄聲歇
秋風一行一行
正要爬上你的窗台

小 雪

假若有七分顏色，我寧願
歸結為一分素淨
心雨凝聚，片片玲瓏

天留半分清氣，地留半分塵土
天地已薄涼
北風形單影隻走了過場

入冬的日子，我常會想起一個人
她柔婉，輕盈，皎潔無暇
她在我渾色的人間鋪下十里梨花

■張牛

80年代開始寫詩，出版詩集《樹梢掃出的風景》《寂靜的修辭》。《藍鯊》詩刊主編。

風退去的時候

風退去的時候，蘆葦叢裡寂靜無聲
收割後的田野單調冷漠，不見鳥的蹤跡
一個人的內心究竟可以走多遠
石頭在河水的搓揉下發出了沉悶的嗚咽

季節踩著季節的軀殼過去，喧囂埋進土裡
在這愛的大地，怎去計算分分秒秒相望的距離
芳菲之間不忍歸去。生命的回聲呢
丟下了雨水的種子和蘸著鹽的月光

風不知不覺間收走了陽光

風不知不覺間收走了陽光
厚重的雲塊怎麼伸手也拿捏不住
驟來的黑洞吞噬了今生來世
無形。最是靈魂真實的外衣

濕潤的血漬塗抹在被紋身的胸口
黑暗遠走高飛撒落外星點點微光
地獄之門如此輕巧
仿若一片黃葉，丟落地上

■陳計會

80年代末開始發表詩作。已出版《陳計會詩選》等五種。執編民刊《藍鯊》詩刊。

標 語

非關血液。紅墨汁
當時覺得好玩：藕肉色小手
上下起伏，雪白牆上
塗滿陽光的火焰，躍動
鄰居大姐姐的羊角辮
縛著紅綢：加速的喜慶

更熱鬧還在遠處，集會喧囂
血液是看不見的：暗流
唱歌、跳舞，在大紅字前
我們是一根根零亂的水草
暈眩：時間的旋渦；三十年後
解開草結：斑駁的字跡
遠去的流水，被寒涼敗壞的舌根

■陳世迪

著有長篇小說《人皮面具》《莫扎特的玫瑰》及詩集《虛妄之書》等。

小紙人

他總躲在書裡，偶爾跳出來
衝我嚷：別以為你有肉身才

有疼痛。有時候，他會分身，
在書卷的另一端思考著什麼。
或者躺在書頁上，瞪著眼睛
做夢：別吵醒我，讓我夢見
喜馬拉雅山。他最喜歡藏在
《霍亂時期的愛情》，一部
關於愛情的百科全書，輕念
最後一句：一生一世，他說。
哎唷，他突然蹦出，一下子
跳在我額頭上，尖叫：哎唷，
你腦袋有一堆雪，是頭白獅。

蘋果的故事

關於蘋果的故事，你說了
好多：子彈穿過蘋果。蛇
夢見蘋果。莊子正在學習
蘋果種植術。福樓拜接受
一顆腐爛的蘋果：使你的
意志完美。切·格瓦拉捏住
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蘋果……
嗯，人人都有一個被上帝
咬過的蘋果，或者耀眼，
或者佈滿陰影。你數著
自己的蘋果，被咬了多少：
一、二、三……彷彿你的
齟齬，是否隱藏著一個
即將消失的夢？如果蘋果
完整無損，你就是甜潤的？

■楊勇

70後詩人，著有詩集《黑白照片》
和訪談錄《十詩人訪談集》。

瘋狂的火車

鐵路兩旁盡是巍峨的高山
和無數的樹木
一列火車陷入其中
它跑得那麼快
好像要把一個你和更多的你
歸還外面廣袤的天地

但你最終沒有脫離軌道

火車呼嘯而去
萬物呼嘯而來
你沉迷於這樣的場景
一棵棵樹木衝進你的體內
又迅速離開
一間間房屋成為你熱血的抽屜
又迅速恢復了原來的冷漠

碼頭

大海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強大
比如這壓在它身上沉甸甸的碼頭
只要有需要，人們就建起幾個

礁石、燈塔、沙灘、紅樹林
海岸線上有幾個低矮的碼頭
它們形狀相似，大小不一
散佈在海浪躍起的地方
每一個都對另一個保持著
遙遙的警惕和距離

漁船像撕開的香蕉皮一樣
拋落在碼頭周邊
饞嘴的魚蝦穿梭在香蕉之間
總有把自己搭進去的一天

這裡有一筐筐的收穫，有得到
與失去的爭執，這裡悲喜交織
但你，專為這悲喜交織而來

總會有人出現在碼頭
他們在張望，等待
像你，此刻一個人站在這裡
等待著一個姍姍來遲的人

■譚夏陽

著有詩集《雲的契約》。

銀行

那是一個密謀之地：秋風正在

儲蓄涼意。而多年以前
我積攢下的時光和汗水化為烏有
那些預支幸福的人，注定要成為慾望
的奴隸
那些定期還貸的人，必然要將快樂
雙倍俸還
熊市、加息以及金融海嘯，變奏著
難測的命運，對於銀行
我心懷恐懼，但更大的恐懼在於——
那麼多農民工、家庭保姆、髮廊小姐
擠在那裡
爭先恐後地成為我的債權人
那一刻，我負罪深重
似乎有一些東西，我永遠都無法清還。

啟示錄

孩子，把你抱在懷裡
就像抱著一件美妙的樂器。
我輕輕地拍打，並哼出
古老的謠曲。
而你安靜地睡去，不發出一絲聲響
但你的夢中，必然有個共鳴箱
和諧地應和：你奏響了
世間最為動聽的樂曲，它是無聲的
卻足以使我們陶醉不已……

■王潔玲

1982年生。

地鐵

我像一尾愚鈍的魚
又一次在人潮中擱淺
等待你輾碎黑暗，疾馳而來
儘管你的內心已擁擠不堪
承載著我所不了解的各種表情
但請敞開心扉吧
我願意想像，你的每一次到來
都只是為了帶上我。下一站
我們將到達一個未被命名的地方

遺憾

紫薇的葉子還染著秋霜的顏色
燕子帶了一身花香回來
等不及了，春風啊
你掠過我的髮梢時
輕如鳥羽。我無法攥緊這瞬間的撞擊
就靜靜地旁觀一場盛大的花事吧
爾後對著你遠去的背影拼命發芽
你該知道，這是在春天裡
所作的最大的努力

■顏仰建

筆名漢陽子。已出版詩集《水仙》
《我終於感到自己是多麼的陌生》。

空椅子

世間事就如飄過它上空的雲彩
自然而然
它身上的最後體溫
是誰帶來，又是誰帶走
喧囂不止，它孑然站立
偶然有風撩起溫馨的回憶
終於有塵埃逐日造訪
終於有雷聲嵌進了它的骨頭
終於有一天站立不住
一條腿癱了下去
人來人往，偶然瞥過不經意的目光

拐杖

拐角。矮下去的影子
叩擊黃昏。內心
暗了下來。
柵欄匍匐在地。
古老的城牆在風中斑駁。
是誰讓剛挺的過去拄起拐杖？
踩油門的腳謹慎起來。
悲憫的燈光，照亮自己。

■容浩

1979年出生。2014年獲蘇曼殊文學
獎，著有詩集《從木頭到火焰》。

身體及其社會學

大家的成份一樣，
骨骼和血肉，心臟。我和你
相似度 99.99%，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用它表演。

那些誇張的
沉默的
震顫的
我都知道

表演學比生物學複雜得多
比如正義的動作往往更加有力
發出強光
但是很多有力的動作
並不是真的正義
它們也會禿頂，痛哭流涕，黑髮全無

身體的痛是我們的弱點
鈍器和利器
都能在其上敲鑿出痛
你啊你，阻止不了聲響
現在就痛
現在就恐懼

寫信

好多人都不再寫信
我寫信
世界變了
時光照攘
郵筒寂寥
陽光摀著它的身體
收信的人還沒來
收信的人還沒有從痛苦中走出

■岑錦苗

1980年生，藝術工作室教師，首
屆詩國星堂啟明星新人獎得主。

荒野上的月亮

邀請你散步
在夜蟲的私語間
走一路
粘一身鬼針草
我的慾念已摘不乾淨了
這時你說：快看月亮！
月了然一切
我羞於迎接它的恩慈
躲在你的後背
逆光的你像一座黑黝黝的大山
我把自己深深地埋了下去

驚蟄

幾聲咳嗽，暗號一樣敲開了春天
你吞滅嗓子眼裡的陳詞
又一次探出了赤足
赤足，裙角蘇醒的蟲子
它們忘卻了整整一季的遭遇
重新經驗暖風與寒意

你總該獲得些普遍的知識
例如流感，例如勞作
被它們侵入，換一個免疫的軀體
你還要見證稍縱即逝的自然詩
好比一隻蜜蜂不由分說的親吻
以及一朵薔薇的躍躍欲試

此刻你佇立在霧中
紛紛揚揚的想法旋即將你打濕
最後你決定先去麗麗家吃個午飯
吹一吹粥面滾燙的熱氣

■黃昌成

70後。著有詩集《茉莉的祝福》、詩評集《倉庫研磨的詩學》等。

月光

月光多麼守約，如果沒有
雲層和樓層的干擾，晚上它就會
給我和窗台寄來一封掛號信
如果踱步寬闊的大地上，它就會
寄出快件，地上所有大小不一的
白色包裹，也不知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
你可以聯想到任何與白有關的事物
或者與白無關的也無妨
反正我都一一簽收了
有時不經意拆開一二
淚珠便會不自禁地湧出眼眶
“天”知道是怎麼回事

在落葉消失的地方

依然還有落葉，零星的，像孤單
提示那場冬天不多見的暴雨
曾經放縱這裡。現在包圍落葉的
是落花，當然與林黛玉的嘆息無關了
你想說的是香氣，清幽而淡雅
落下來鋪在地上的
和樹上的一起，就像根本沒落過
把整個空間都灌醉了，包括
你，原本平素一樣路過的人
突然被一陣芬芳鎖喉
海市蜃樓跟著出來了
你發現風，搬運香氣
比搬運落葉還困難

●廣東陽江詩群作品選

■陳聯松

距離，只在兩腿之間

1.
你太遙遠
來回一趟便耗盡我積蓄的時光
你說，時光不能存積
我說，遇見你之前都是虛度
2.
你小小的洞
是我小鳥放飛的天空
3.
愛你泛濫的河水
也愛你如梅雨季節的悶濕
4.
你的頭屑
與你腳下飛舞的塵埃
有本質的不同
我都喜歡
5.
曾經的一句話
成了床頭的一本書
6.
你睡
兩隻小貓盤圍著你睡
沒有我的江山
下輩子我白天做牛
夜裡做貓
7.
貓從容躺在懷裡
如你以前
8.
望梅花盛開

■葉在飛

願望

我要穿越回到過去
提前教導五歲的我
寫詩

怨言

今生
我竟淪落為人
氣死我了

請假

夢，竟然想向我請大假
當然不行！
別作夢了你！

2018年寄自香港

也能止渴
含著你
豈不要命

9.
你在很遠的地方撩我
我在床上撩枕頭和床單

10.
浪跡天涯
一生的路
還是走不出你兩腿之間

3/3/2018@三朵玫瑰

■李國七

後現代

他是一浙江農民，她是一湖北農婦
他們寫詩。寫詩，讓他們相互遇見
一場極為現實的邂逅（後加一個驚訝
表情包）

寫詩、寫歌、寫詩歌

二零一八年以後，進入繁盛後現代
用一種喧囂速度，比黃昏濃郁的色彩
浩浩蕩蕩唱響一眾平台

她是一湖北農婦，寫肉體、低俗
腦殘遇見肉體的強烈想像、臆想與期盼
在廉價賓館不斷放牧自己與想像力

他是一浙江農民，攜帶一旅大軍
寫偽浪漫情詩（或者是，情詩歌？）
求點讚、點評，求一眾粉絲

這個，與農婦是對沖衝突的
沒有發言權，我帶背包、小凳子
帶了茶水與瓜子，一包中華煙
摯愛的，原諒我的愚昧與懦弱

詩、歌或者詩歌的面前我絕對色盲
默默地坐下來，在觀眾席一角落
喝茶、嗑瓜子、觀眾常規動作
對自己說：“往後現代的路上挺進
我參與，我見證。”

遙遠的詩彼岸，有人在定義詩或者詩歌
話題尚未總結，轉身浸泡海參、鮑魚
吃軟殼蟹，完成未完的詩旅行。

2018.04.17

■于中

清明節

——致父親

墓碑上您的名字
愈來愈模糊

那是我思念
刻骨銘心的結果

4/5/18 寫於休士頓

幻 影

那是安徽男人開的水果攤子
我嗅到廣東福建的橘子香
一波一波以鄉愁的存在
誘惑我按耐不住的不安
於是我立刻推翻這想法
晚餐立足於沙縣小吃
我多時拒絕日餐法國餐
守護賓館房間宛如永駐墓地
喔不，不是還沒抵達那段旅程的嗎

我是已經學習關緊慾望窗口
安靜溜過日子溜過自己溜過
遛狗老頭老太急躁的步伐或是碰瓷
而事實就是如此
天空繼續蔚藍味蕾繼續瀏覽流浪
味蕾流淌過的那條飲食大河
有洛城朋友家裡的茅台、酒鬼
以及洋酒數瓶
有港台小吃、煲湯與響螺
以幻影的侷限與無限
開啟無數可能

■白水河

海的聲音

海的聲音
是風的聲音嗎？
還是月亮的聲音？
是魚、珊瑚和水草的聲音？
抑或是 生命的聲音？

我睡著 我醒來
海在乎嗎
我離開的時候
海會停止嗎

唉 我來 或者不來
海就在這裡 奔騰不息
我對海表白
海好像愛我 又好像不愛我

海交出了一些貝殼
但隱藏了更多
在她的波濤之下 有一個我無法
抵達的世界
那個世界 跟我有什麼聯繫呢

我看海、思考海的時候
就看到了你
我要為自己羞愧、痛哭
因我渺小又無知

海是你的
海的聲音 也是你的
還遠遠不止
你還擁有 山和火山的聲音
雲滑過天空的聲音
日落 月升 和星辰閃爍的聲音
風吹過樹枝的聲音
和花開花落 四季更替的聲音……

你的美 你的愛
都在我的想像之外
唉 我要為自己羞愧、痛哭
我何時才能懂你呢

■非馬【雙語詩】

冬 日

你再努力
用各式各樣的雲彩喬裝自己
讓我直直看著你的臉
我還是不會把你當成
溫柔的月亮

即使沒有冷冽的北風
一陣又一陣
刺骨提醒

Winter Sun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using all kinds of clouds
to disguise yourself
and drawing my eyes to look straight at
your face
still I won't be fooled
to take you as the tender moon

even without the ceaseless bone-chilling
reminders
from the north wind

冰 柱

我知道
這一排排威風凜凜的槍矛
將隨著它們捍衛的
冰雪王朝一起瓦解
消失

在春天來臨之前

Icicles

without any doubt
these columns of gleaming spears
will crumble and disappear
with the icy kingdom they try to protect
before the arrival of spring

■項美靜

雪的命運

尚未開口，你便斷言
我的前世是水今生是雪
冰凌映射來生

白了又黑，冰了又水
如古剎青燈，燭火成淚
濕了，經書上的一句箴言

指尖下這首詩
怎麼也挽救不了宿命的必然

2018.02.11

其時其地

我的美人靠
必須是紫檀或花梨
結實得可以承載一座江山

細膩的紋理是女皇的肌膚
你潰敗的命門

我的棺槨
可以是薄薄的一沓毛邊紙
輕盈得可以飛天

線裝的書香是詩人的體味
我凱旋的法門

2018.02.12

雪 祭

歸途中到處是打劫的路徑
每陣風都暗藏殺機
痙攣的落葉在圍籬傍停下腳步
路已盡頭

一個踉蹌，風跌倒在荒冢前
驚惶的雀兒用瘦爪
在雪地上留下一行祭文
落葉歸根

■陳葆珍

懷念陳香梅

您走了
帶走一身清香
人們懷念您
是您
讓苦難的中華民族
在抗日的硝煙中
聞得到那一縷梅香
是您
讓飛虎隊的將領
在劇烈的空戰中
看得見
那不減的花影。
如今
您和這一切永別了
但願在這仍有硝煙的角落
還看得見
您從天上撒下的
永生的香梅

2018年5月9日

我捧起枯葉，像捧著我自己
2018.02.03

斷 交

再抽就跟你斷交！

她笑著，緩緩划了根火柴
烈火一下子燃著乾柴

他說：最後一根，再抽和你斷交！

她想他的時候就划著火柴
他想她的時候就點一根煙

其實，他覺得她抽煙的姿勢很美

■馮晏

又一場霧霾過後

冰河兩側，樹枝垂下一條蛇尾，
樹幹被微粒襲擊，有一場抖落和扭斷，
此刻，呼吸還在。
那些從雪花之孔穿梭而來的，
碳酸鈣、氧化鐵、硫酸鹽等非金屬黑客
還在脫落，
停止開啟的身體之鎖，形同虛設。

銀河側過身，影子碎片也側過身，
沉入海底的生物，嘗試著浮出。
鳴笛、咳嗽聲，旋律從裂縫之光開始……
生活只剩下修復，發音。
橋還活著，
一根羽毛劃傷一寸鋼鐵，
白色框架，失血、搖晃，
醫院還在。

無影燈擦亮手術刀，
哮喘的顆粒之謎日益加深，
輪胎被霧霾放過，
追隨遠光燈，加速開回唐朝。
眼睛恢復了可視性，
城牆，倒影，空氣和嘴唇，
末法時代在復活，
下雪了，魔幻的大赦。

音樂試著奏響，
毒蠍、野蜂、幾個異類音符在飛行中爆破
複雜向黑暗滑去，
滑向蝙蝠的胃。

口罩放回貼心衣袋，
海洋裡滑動的肺葉如梭魚，
防毒面具，總有一枚隨手可取。
一起隱去時，城市像一座山洞。
山頂洞人，擦肩而過。

一場霧霾，又過去一次，
茫然被看清了，

■虔謙

殷墟裡殉葬的奴隸

荒草離離間，陰氣瀰漫的地底
你彎曲著，活過了三千個朝夕
當層層黃土被扒開
彷彿一株魂魄尚存的枯枝
你二度來到有光的人世

人們謙卑地向你俯首
聽著你無聲的訴說：
你是誰，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
你的生命
怎樣被強行停止……

這裡曾是水文和森林的王國
我們不認識的許多生靈
在這裡流連過，與你為友
上帝導演了兩個世界：
三千年前和三千年後

即便如此
從你痛苦開張著的嘴裡
我依然聽得懂你要說的言語
那是混沌初開時上帝賜給我們的
共同靈犀

從你傳神的眼窩裡
我赫然瞥見一抹鮮活的光芒——
那是生命穿透時空與生死
越過漫漫維度傳遞而來的
基因信息

遲疑、緊迫感也露出臉上，
時間服刑，還會奔向下一場……。
鳥兒隔著車窗啼叫雨聲，
公路，劫後餘生。
限速標牌從鯊魚腹中被吐出來，
數字熒光粉，蒼白的視野……。

■童童

路

許多事物預示到了結果
比如在 Pre 餐館
許多人享受日光
也有完全不能自理的殘疾人
坐在車上，接受照顧與關愛。

母親希望我換個位置，
她不希望我看到悲傷。
實際上，這樣的呵護，
我很想說謝謝——

此刻在餐館裡，音樂歡快，
台燈明亮，它用異域的眼神注視我。
我知道，對於事物的閱讀
我過於直率，簡單。

在時間垮掉的循環中，
那裡有忘乎所以的島與風。
有院子裡我迷失之生
和擁有過的回家之路。

經 過

那日抵達克里特島時
客人 N 是在下午的時候來看我們
他請我們在附近街邊的咖啡吧裡
喝了一杯。

在希臘人來說已有誠意了。
克里特島是愛琴海最南面的“皇冠”
我們是初次抵達。

——在一些以後寫的日誌中，
我記住許多旅途的經過。
詩，有人吟誦它
不確定的時間與地點
撒瑪利亞溪谷在何處？
你安靜閱讀的時間。

2018 年寄自荷蘭

■伊沙

父母之邦

有一次
父親說起
從他們結婚
到我出生的
三四年間
還應該有個孩子
我的哥哥或姐姐
母親接薦道：
“吃不飽
懷不上”

看串了

同一個演員
上一部片子演好人
下一部片子演壞蛋
下一部片子
我是從中間開始看的
誤以為是
上一部片子的續集
我在心裡嘀咕說：
“這小子怎麼變深刻了？”

後冷戰時代的電影

一部美國電影中的前蘇聯
人民貧困、蒙昧、麻木
我都容忍了
繼續看
可是所有的外景
都是在陰沉的壞天氣裡拍的
人物的臉上還打了賊光
我就去他媽的吧

■圖雅

半個月月亮升上來

照著你
也一定照著古黃河的河灘
還有梨園
那些一年一年被修剪的枝條
具有了梅的形
在早春
用力地舉著黑

你想起弗里德里希的畫
橡樹林裡的修道院
這裡卻沒有那破敗的建築
至於那些
箭矢般射向天庭的水杉
能否表達孤獨
我不敢肯定

我敢說
“只有岩鷓在我頭頂築巢”
是一個很好的詩句

冬季，一路上能看見很多 高大的樹上嵌著鳥窩

鳥把窩
搭在路旁光禿禿的樹上
遠看像細胞核
近看像人的私處

每每看見這些性感的鳥窩
我都心生敬意

小別墅

景區門口
人山人海
我不想進去
就讓他帶我去賓館的別墅區散步
掩映在山林間
一座座玲瓏的小別墅

■饒蕃

在海邊

海水，漫過來
飄來大片大片的藍

我的視線
楞在那兒
似初秋樹上的葉子

海邊，一望無際的白沙灘
懷抱歲月的淚水
不語不言

暴風雨之後

許多樹枝折斷了
空氣清新
我看了一眼時間
它一定能掏出
秘不傳人的魔法

狂躁的風聲安靜下來
吹響舒伯特的小夜曲
悠揚穿過荷塘
緩緩的抒情流露出
更深沉的愛
每個音符都是真的
就像眼前
我看到的一切

真是惹人愛
我說有人住嗎
他說有
都是幹壞事的
帶情人的
聚賭的
販賣毒品的
還有不知道搞什麼名堂的
房間裡有很多
被碎紙機絞碎的紙

■桑克

國防公路

1.
一個孩子在門口數著
坦克和卡車，炫耀他
計算的能力。這是 1976 年 1 月
一顆政治巨星在冀北平原上空
滑落。當他能夠計算歷史
他才把這裡和那裡聯繫到一起。
2.
而今這裡的黃昏，沒有一輛車
經過，沒有戰事，也沒有繁榮的
市場經濟。只有寂靜和寂靜的敵人
——烏鴉蹲伏在松樅間，等待
送兒子遠行的母親的唾沫。
能聽見風化石和鞋底의 交談聲。
3.
望著松林和護道楊樹的濃蔭
每一片葉子在這個時候，彼此
都有了巨大的差別。
彷彿這個寂靜和那個寂靜
活躍在生活的不同的時刻。
哦，差別找到了！卻找不到相應的詞。
4.
彷彿這個人和那個人的區別
他心裡的顫慄，另一個人是看不出的。
穆稜河深處鯽魚對黑魚的叛亂
如此激烈，而水面卻比鏡子還要平坦。
理解是不可能的，交流也是。
他能感知自己的心在哪裡，已經不錯了。
5.
縣界鐵牌：這邊是虎林，那邊是密山。
他跑步到這裡，想著它在行政地圖上
是一條細細的藍線，把這條公路切斷。
而砂石路面上，看不到這條線。
他想著這條看不見的線，也想到了

■阡陌

怪 咖

你的詩是撥開雲霧
伸出晴天的雲彩
原來都是面具裏的哀嚎

你從不讓陽光灑入
卻把詩佈滿陽光花朵盛開

誰能為你拭擦眼淚
你不勝酒力
為何一再續那杯愛的毒酒

你是個怪咖

註：和呂進教授談詩人顧城殺妻

生命密碼

天界究竟九重天？
靈魂上何界？

有了物理的量子分子
為生物解開靈魂的去向

科學？
我可不想解開生命的迷
我愛那不知的神秘與
飄渺的美

註：與呂教授夫人談生死

國家，文化，還有每一個喘氣的人。

6.
如果給你一個想像的機會，
從公路的拐彎處可以出現一樣東西，
你希望它是什麼？一個獨行的美人
……這不是寫小說。一輛坦克
……這讓人興奮而恐懼。一頭乳牛
……很可能這樣……但更可能是風。
- 2000.10.20.13:15

■逸雲

每 一

每一
每一個人內心都是一位詩人
每一種存在都有詩的靈魂
每一刻當美的火花濺逝
詩就會讓位於俗陋
惡將如洪水泛濫
愛還是無愛是一試金石
他寫詩
她造詩
你剛丟了詩
我活著就是一首詩
……
詩是我們永恆的銀河

■林啟

一 生

如浪花騰起
又落在海面
未留下痕跡

如輕煙飄至
又散於空中
未遺存影蹤

如葉間風聲響過
如院內月光照過

如一切已消失的
如一切將逝去的

夜雨列車

電光之樹
如車窗上雕刻
雨珠滑下
如葉掉落

無際黑暗
近旁光明閃現

■楊河山

雨 夜

雨，落在我們無法預知的地方，
落在街道上，樹木中，
以及樓群與另一片樓群的背後；
落在城市中央，以及偏遠
的市郊，那裡埋葬著我們的親人；
落在汽車和行人們的臉上，
讓人疑惑究竟還是不是雨水或淚水；
落在黑暗與明亮、生命與死亡
的結合處，此刻，活著的人
與死去的人都將目睹這場雨落下。
雨無處不在，雨並不選擇，
此刻，人們在熟睡，
（死亡將是一種更深的睡眠）
只有雨在落下……，只有雨，
落在黑暗中，某個看不見
的地方。而我們的一生中注定將經歷
無數個這樣的雨夜，漆黑，
其中又有一絲明亮，雨滴始終
敲擊著我們，如同敲擊一件
悲傷的樂器。

2017、6、21 晨

所有的合影幾乎都是 永不再來

所有的合影，幾乎都是永別，
現在的或即將到來的，但也可能是遙遠的
未來的。這樣的時刻總會來臨，
而此刻，你或者你們站在一起，
有的還坐著，微笑，擺出某種
略顯誇張的姿勢喊一聲
“茄子”或“耶”，而在遙遠的
日子裡人們看見這些發黃的
照片，其實並不知道當時
的情景，照片中的人已經死了
或者天各一方，僅僅留下

■蔡可風

心的語言

你的咽喉 不能發出聲音
但，我在聽
我的雙手，捏著你的雙手
雙肩，碰到你的雙肩
聽！深沉地跳動著
明顯地加速著
是你的，還是我的 緣故？
我的心音正在加速
正在傳輸給你
傳入你的感知 啊
你綻放的微笑
有我的淚滴滋潤 你在笑
我的笑，頻頻輸入你的心房
你抖動著的左手
從我的右手中抽出來
從我的眼眉向下收集
淚珠碎了，沉入掌心深處
這動作酷似當年 我
贈送給你那串珍珠時
的情境
你的暗示 用不著語言
你我的心靈 都懂

2018 年 2 月於紐約鳳凰療養所

微笑，以及關於時間與友情的記憶。
所有的合影將是永別，人們聚在一起
是偶然而離別將成為必然，
這次見面，未來或許不會再次相見，
或許再見了但已經老得不像話。
一切都將消逝，留下這張
半透明的合影底片，這是你們
相互之間唯一的證據。

2017、9

■澹澹

一壺茶香

瑟瑟春雨亭外淅瀝
一湖綠意初心觸醒
記憶，茶壺裡一葉葉舒展

走失了的青春回香如蘭

薄衣怎經得起寒意
舊歲的餘溫尤為今春取暖

年華正好

春心釋放了雨露
心花便開至荼蘼

季節悄然安排好命運

讓羞澀矜持
讓年華靜好
讓心旅長青

■關淑媚

夢醒之淚

那時我以為無力去愛
就把你放下
飛越海洋
這麼多年來
明明知道你的電話
不打
有你郵箱的號碼
不發
18 個小時飛到你住的城市
只是想見見面
有太多要說的話
竟以為來日方長
怎料逝去的永不復回
歲月把我們的愛
伴你逝去漸遠的影子
踩著高低的路徑
眼淚把花兒哭低了頭
滲入大地埋藏了秘密
今天我才知道自己太傻了

2018 年 5 月 5 日紐約

■張小雲

老撾紅木

在首都機場遇到在北京
放高利貸的邵陽人趙大昌
聽說我要去老撾，他就聊到
6年前他在老撾販賣紅木
那時他已熬了3年。那年春節
回老家後就改做高利貸
沒再想去老撾。就那半年
紅木價格瘋漲20倍
等堂哥忙過來喊他過去
價格又開始回落
他又去了11個月
將那做高利貸賺的錢花光了
我說，如果不改放高利貸
你現在就風光了
他愣著不說話

最好的安排

真的也，媽媽開始啦
月亮最下面開始缺角了
前排的女孩喊起來
我才意識到這風傳的月全食
被我遇到了。我往左舷窗一看
月亮被侵蝕了一個邊兒了
通常我選座只選右邊的
怕不能如期出行到今天才選座
當時靠窗的位置除了緊急帶
只剩下這57L這位子了
要前往老撾，在戰略和戰術是
都需要分三個階段
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西雙版納
再從西雙版納坐車前往想去的地方
出行之日怎麼如此有意義
看來，一切真是最好的安排
何況我要去一個
有信仰的地方

2018.1.31

■田園

尊嚴

破碎的光陰，
積攢了零碎的高貴。
折疊單薄的尊嚴，
伸出一脈冰涼。

我已寒冷多年，
一個理念支撐僅存的力量。
夢境的阡陌，
有溫存站立與守望。

艱難爬行的季節，
幻想至今清晰響亮。
日子靜悄悄，
慾念熙熙攘攘。

觸摸陽光，
渴望在秋風漸起時飽滿金黃。
雨落山崗，
聽見花朵的聲音在暗夜裡綻放。

淚水挪移到山頂，
傾聽雨珠砰然落地的聲響。
泥香肆無忌憚，
等待思想迸濺的火光。

在淒美的前沿，
風來慰藉雨來醫治創傷。
沐浴天籟，
找回幽默的精良。

思想遺漏了驚人的長嘯，
光明親吻蠢蠢欲動的翅膀。
廝守在樹枝的蟬，
就快把淚水唱乾。

誰為夢想證明，

■鍾子美

地鐵

窗外是黑暗的流程
窗內是各有所思的臉孔
機械式的報站
一遍又一遍，窗外
仍飛逝著黑暗，直至
黑暗送你抵達光明

光明和黑暗

我醒著的時候
一隻眼睛
看著光明
另一隻眼睛
看著黑暗
我睡著了——光明和黑暗睡在一起

劫火中

曾經在劫火的
罅隙中偷生
帶著恐懼
帶著慶倖
殘存的希望之光
引領著——繼續偷生

牆上的狗尾草神秘變幻。

一些費力的詞語在血液中奔竄，
同樣找不到出口的還有那些惆悵。
日漸消瘦的尊嚴，
被生活注釋得瘋狂。

經不起舀走的月光，
在凋零的心上漸漸明亮。

2017年07月17

■高岸

邊 緣

我在夜色中沿街道行走
沒人注意我
我穿過站立的樹
樹沒有言語
我穿過陰影
像踩著世界的靈魂
它發出痛苦的喊叫傳得很遠
要很久才能聽到它的回聲
我似乎一直在下坡
走向黑暗的邊緣
離燈火通明的城市中心越來越遠
那裡聳立一座摩天大樓
樓頂上有一塊閃爍的巨型電子顯示屏
屏幕上出現的是
億萬富翁 總統 議員 明星

2018年4月25日

讀詩會

在街道的一角
一個小小的房間
什麼事在裡面發生
幽暗的彩燈
照亮一群衣冠不整的人
在椅子上東倒西歪
聚精會神地傾聽
來自地球最深處的聲音
一群不安分的靈魂
在白日的街道上被街車忽視
被冬日的寒風趕往破落的角落
當夜幕降臨
他們有什麼要表達
他們聚在一起
成了一個重要事件
讓房間溫暖起來
寒風依舊在窗外吹
車在街道上一晃而過
留下一片寂靜

■吳懷楚

春夜串句偶成

誰
在這三月
鋪設如斯多事
陽春

眼看又開又謝
四時輪迴交替
杜鵑笑靨一幅盛放
依然

可憐嬌俏紅梅
已在黃鶴樓被李白玉笛吹落
幽怨滿地
除了愛花惜花憐花黛玉
無人埋理

午夜
聽滴陋更鼓敲遍
碎了湄南去國旅人
過時舊日青春的夢

推窗
望月今夜
不再那般長情
思念故鄉

我在專注
默然守候
捕捉那顆稍縱即逝
流星的燦亮
永恆

我欲效東坡
放一葉輕舟
一勞從此歸去永逸
消逝於煙波深處
江湖寄餘生

2018年4月12日凌晨於一笑齋

世界彷彿一片荒漠
我從遠處來
只在此時此地停留片刻

2018年3月17日

■施漢威

佳 期

春潮泛起圈圈漣漪
季節便浪漫起來
羞赧嬌艷的群芳
紛紛把旖夢放縱
渴望是多情溫柔的粉蝶
不是粗心魯莽的狂蜂

愛情訊息已傳播
只待結果收穫的佳期

17.4.2018

■楊玲

象 島

六月 水果豐收的季節
乘車換船來到象島

果樹上金黃的榴槤
長尖刺兒的蛇皮果
留著鬍子的紅毛丹

都裝進我們的肚裡

象島的雨

雨 從凌晨開始下了
雨 陪著我吃早餐
雨 送著我上車

象島多情的雨
纏綿依依送我離開



■秀陶

五 界

經過了兩年多的折騰之後，經過了一番所謂的檢驗、診斷、住院、手術、復健到今天，我終於四肢完全不能動。不但是慚愧於所謂的萬物之靈，小貓還能夠自己洗臉，小狗還能夠自己用後腿來抓癢，我卻連這些功能都沒有了，我幾幾乎愧為一個動物了。所以呢，動物界就要把我驅逐出界

既然不能算動物，那我去做植物吧！可是植物界把我從上到下一打量，上面沒有葉子，沒有光合作用；底下沒有根鬚，也不能吸收濕氣，也不能吸收養份，每天還要靠人來餵三餐，來清理排泄，這算那個植物呀？沒辦法，到礦物界去申請做礦物吧

好了，經過了申請、填表等等，他把我那個表拿起來一看，啊呀，如果這個礦叫做秀陶礦，那也不妥。他就問我，那底下那一欄是什麼？我說底下那一欄是我們中文的數碼 ㄅ。他說：ㄅ是什麼？我說 ㄅ是我的年齡，他把表格向我前面一丟，說你曉得我們這個礦物界動不動就是多少億年，多少百萬年，你這個 ㄅ年太過皮毛了，不行，不行！礦物界也把我踢出來了

三界都不收我，我心裡想：這三界都是陽界，我不如到陰界去試一試吧。一直在五界之間徘徊，日子不大好過

2018年3月口述於養老院
2018年4月陳銘華整理

■胡慶軍

在異鄉，我常常想起故鄉

那些枯萎的荒草，被切割成大大小小的草墊；那些日子，被踩在腳下，柔軟成舊時光。季節在荒草鋪就的畫紙間潑墨，斑駁的足跡真真假假，那些文字如此沉重，誰被誰複製，誰的歌唱渲染了紛繁的時光。

那滴前世的淚水，讓記憶清新，風從遠古吹來，吹皺了心情，吹瘦了蘆葦，吹的血液比石頭還要堅硬。那是蟄伏的一種情愫吧，故鄉歷史的典籍在血液裡流淌，故鄉動聽的歌謠始終在我耳旁回響，像一支飽蘸油彩的畫筆，塗抹著家鄉的風光。

那些秘密不要說，保持一份安靜吧。一秒鐘或者一萬年。生活中，沒有什麼事情過不去；生活中，只有一些事情再也回不來。可以用左手的現實演繹右手的理想，可以用虛幻勾勒未來的模樣。很近或者很遠的風景，都是裝點夢的素材。一些名字漸漸褪色，一些花是為誰特別綻放。

故鄉，我已經距離很遠了，我不敢再多走一步，我怕自己忽然就尋覓不到家鄉的方向。遊蕩的靈魂，在異鄉隨時被無限放大。如今，我常常通過文字在內心重新構建一個“故鄉”，用文字在內心與“故鄉”之間，找到一個平衡的支點。光陰緩緩向前，我把自己繫在光陰的腳步裡，偶爾採集一抹綠色寫上自己的籍貫，然後裝進行囊。任思緒紛紛揚揚。

很多時候，在異鄉，那些思念被我們縫補進了季節的變化，最能勾起我們回憶的是一句鄉音或者是一捧故鄉的泥土。

2018年寄自天津

■羅明清

春，如同爆米花

黃昏的燈影裏，星星點點的小百花仁兒在微風搖曳的枝頭耀眼攢動……

這使我想到小時候，老家村頭爆米花的情形——

爆花人壹手搖扇煽火，壹手轉動架在火上裝滿大米的鐵轆轤……

孩兒們捂耳瞪眼守候。候著那鐵轆轤下架，爆花人撬開砰的壹聲爆響。

候著爆開壹地白花花的酥香。

春，在季節的轆轤裏加熱。如同爆米花。

我們在微微的涼意裏靜靜守候。候著壹聲春雷，爆開花香和鳥語。

爆開融融暖意和無限驚喜。

仰望星星點點攢動枝頭的小白花仁兒。

三兩朵綻開。更多的羞羞答答含苞欲放，就像是在急切地等待火候。

鄉情煽動。心裏便有壹架鐵轆轤，美滋滋地轉動了起來……

春，如同爆米花。爆開了鄉愁，爆開了兒時美好的記憶。

■鄭建青

咪兔

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的加利福尼亞近來發生一出接一出糟心煩心操心揪心的事兒比如熊熊燃燒毀村毀鎮的山火不過最近好萊塢女星或電視女主持一波接一波在電視上自供咪兔咪兔咪兔倒是令人傷心痛心賞心快心的一檔子事兒且看那一隻眼大一隻眼小的影視大佬以及眾多節目大咖們的鹹豬手都被咪兔們給折斷了一個個成了過街老鼠弄得灰頭灰臉賠了夫人又折金還丟了年俸千萬的好職位

疑問這麼漂亮的加利福妮婭們怎麼就被這麼一群所謂高端的加利福豬蹄子給蹭了呢再疑問難道就沒有一個被女老闆的鹹豬手給蹭了的男咪兔站出來咪一聲嗎打開電視還真巧新聞正報道那發起咪兔秀的加州女議員被她的男下屬指控在一場州議會壘球賽後她在賽場球員休息處揉他的背捏他的臀還試圖摸他的襠既然球賽都結束了兩人為何還要在休息處磨磨蹭蹭是他被咪兔還是她被U兔了呢

好一場春雨
黑鳥紅鳥仿聲鳥
嘰嘰復嘰嘰

Traitor 之譯／疑： 賣國賊漢奸敗類叛徒

跟我一起在武漢當富布萊特訪問學者的日裔美國教授被領事館派去湖南參加中美文化交流活動回來後從珞珈山步行過來桂子山看我時說在

■北城

芳華

攥著一段鏗鏘的文字，在一條慌亂的路上，一行潦草的腳印，跌跌撞撞。

偶爾，清風拂面，花團錦簇。怎奈，鏡裡芳華不在。

月上柳梢頭，思緒飛揚，步履已蹣跚。

一聲嘆息，重重地砸向目光深處。

鐘聲悠揚，夕陽扶牆，把燈點亮。

用一整瓶歲月的酒，撞開那扇古老的門。

燈下，火爐旁，搖椅上，一個溫暖的依靠，守著一筐記憶，等夢來。

2018年寄自內蒙

長沙當他對一位大學生提到我並說我是祖籍武漢的華裔教授時那位大學生的第一反應是 He's a traitor 這位不會說日文的日裔教授說他當時頗感驚訝不懂 traitor 到底是啥意思是啊到底是啥意思也許那位愛國毛頭小伙子自己也不懂當然凡事都去搞懂那還不是自作自受嗎我便說你是法學教授對中國當代歷史也約略了解文革時期中國國家主席就被送了頂 traitor 的帽子所以送給我這個小人物這樣一頂帽子實在是恭敬過頭了馬路對面有家西餐廳不錯去搓一頓吧咱可不要把胃委屈了也別把思想委屈了你說呢

春鼓響
神州歡呼
紅太陽

■姜華

甘南辭

天地蒼茫，風吹草飛。

大美甘南，西部天堂。

神性之光，普照如畫舟曲。白龍聖水，惠潤一方山河。

舟曲，一塊曾經被花兒、沙棘、美酒和詩抬高的地理，散發出青銅氣味。幾千年來，默默地吸吮著西域的風、隴南的雨，走過風生水起的四季，卓然而立。

歲月沒有老去，季節亦然鮮活。

一塊藏地的表情、民俗、方言和上善，被青藏高原上陡峭的風，經年吹拂。

這塊綠色覆蓋的土地，萬物生長。牛羊在草地歡快地奔跑，青稞在原野排成方陣，雁鳴帶來豐沛的雨水，更有一江兩河在前方領航。地上水下，隱藏了多少驚喜。那些無處不在的美酒，早已說破了天機。

河谷經年行走的風，把岷山上花兒，吹紅又吹綠。

那些史前釀酒的金屬、陶器，發出錚亮光芒，照耀著一條閃光之路。那些臨水而居，白龍江邊取水的女子，注定有一位是我今生的貴人。

一個地名，早已被歷史濾盡了泥沙、和風流，載入史冊。一張甘南名片，已經浮出水面。青稞鋪滿了田野，格桑花遍地綻放，江水在靜靜流淌。美景如畫。

舟曲，奇掘山水，有若神授。

2018年寄自陝西旬陽

■陳銘華

流言

據說當年趙高先生“指鹿為馬”的政績反被縫進衣帶逃出咸陽，又口耳相傳翻山越嶺投海破浪散入西風滿奈良後，日語便有了“馬鹿”一詞，其理通現代漢語的“詩歌”

2018年3月9日

複製人系列

玩偶A

人中翳風會陰湧泉七百餘穴遍尋不獲，
“本來無一物”，但隨意舐舐，一
二念間便立地成佛

2018年2月26日

後備

寫詩的左轉，搞工程的右轉，炒股票的
左轉轉右轉轉……誰盲動？誰投降？
誰走中間路線？誰能代替誰

2018年2月28日

詩界

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蘇軾辛棄疾李清照
但丁荷馬里爾克狄更森波特萊爾艾略特……
都整齊地排列在熒屏選項上，等待被下載和裝設到一具具面無表情、肉光緻緻的身體中

恆溫室裡，我透過護目鏡看到激光筆在成品臀部右下方，留下隱形的產品序號及品管戮記時纔發覺：哎呀，這是今季最後離去的一件了，現代漢語詩人竟無一出現於訂單之內

2018年3月4日

■方華

清明日

一
記憶酸疼，思念發炎，我們用一把紙灰治療自己的傷痛。死去的，和活著的，今天都在趕往春天的路上。我們要在一大堆黃土前，赴一場情感的約會。天堂的足趺沿雨絲走來，有點潮濕，有點歪斜。人間的腳步順煙火的方向，行得空虛，走得纏綿。我們把一束祈禱供在碑前，我們又在山野的花與草上讀親人的笑臉。如果，在這個夜晚，我們看見磷火閃爍，那是不是親人們，正提著燈籠回家？

二
為什麼我如此憂傷，一路把淚水流淌？是一座叫傷感的山，在這個春天把愛融化。為什麼我如此憂傷，淚水總是掛滿臉膛？是一片叫傷感的雲，在這個四月把深情落下。豐盈博大的母愛，一路把我載向情感的海洋。面向天空的雙眼，已盛不下潮濕的思念。母親啊，我如此憂傷，是因為我在一堆蒼茫裡，已找不見你那熟悉的身影。

三
一縷青煙燃起思念，那些失去的親情重新降臨。一把溫柔的刀，切割著心中最柔弱的部分，從眼角溢出的，是春天的第一滴淚水。這一種憂傷就藏在心裡，就像那片濕潤的雲，一直隱匿在藍天的深遠。每一次風動，總有一場刻骨的傾倒，而沒有誰願用時間之傘，去抵當這場情感的渲瀉。冬夜走到清明，那些逝去的親情就在天空飄蕩。一縷青煙燃起的思念，是通向天堂的階梯。

2018年寄自安徽

■林曉波

古城鮮花

一
月光下，還有深巷。不斷的動脈靜脈，就是曲曲折折的柔腸。千年以後，醉美的雨巷，響起咚咚的心跳。丁香，丁香——一位穿著旗袍的美女，打著鮮紅的油紙傘，走入情人的夢鄉。

一場又一場春雨，潤物細無聲……
千年的夜晚，桃花亮出艷麗，是不是親愛的妖精？一朵花，一朵唇，都在抿嘴懷春。兩朵鮮花，一雙桃花眼，閃動著我們的春心。古城小巷，始終是我們最敏感的血脈神經。

二
櫻花，你還在自白。還能吸引那麼多人，來看你珍藏的白。多不容易啊——還是這片古老的土地，為我們獻出了自己的貞潔。詩人說，桃花紅，櫻花白，都是古城的鮮血。

而花的美麗，不能簡單地拍攝出來。蝴蝶美麗，是春天的形容詞。蜜蜂甜蜜，反而是花朵的美人痣。那麼，春燕呢？鳥們臨空，正在翻閱古城。親人、孩子、情侶、友人都是春天的朗讀者。他們在一汪清香中，金魚一樣游來游去。一樹樹情書，一遍遍朗讀，一定要喊回自己的青春。那麼多人，按住龍飛鳳舞的心，與千年古城合影。

2018年寄自四川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③ ◎張耳 譯

最快修補

選自《春日雙重夢》ECCO
出版社，1970

剛剛能被容忍，夾縫中生存
在我們技術化的社會裡，我們常常
要在馬上被毀滅的邊緣
被營救，就像中世紀騎士傳奇《瘋狂的奧蘭多》裡的女主人公們一樣
不一會兒，又再次開始下一輪歷險。
樹叢中一定打雷，一團悉悉索索的盤繞，
而安傑麗卡，在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格爾筆下，思量著
在她腳趾邊那個多彩的小怪物，好像在懷疑

是不是忘掉
這一切也許，最終，是唯一出路。
而後來總有一刻，當
“快樂的窮小子”開著他生鏽的綠汽車
轟隆隆登場，來查看大家是否一切都好，
可到那時，我們已經進入另一章，正在疑惑
如何接受這條最新的信息。
這是信息嗎？我們是不是最好表演出來
讓別人收益，心裡的思想
有足夠的地方，放置我們的小問題（它們
現在看起來是些小問題）
我們每天的困惑，食物，房租和各種賬單的花費？
把所有這些都縮減成一個小變數，走出在這寬闊高原上微不足道的一步，獲得最後的自由——
這曾是我們的野心：做個小的，清

楚的，自由的人。
唉，夏天的能量消耗得很快，就一會兒，沒了。不再有機會讓我們做必要的安排，雖然它們很簡單。
我們的星星那時候更亮，也許由於當時它裡面有水。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那個問題了，只有抓緊硬地球，別被甩下去，連帶一個偶然的夢，一個幻景：一隻知更鳥飛過
窗戶上面一角，你把頭髮梳過去沒能看見飛鳥，或者一個傷口亮出來襯著別人甜蜜的面孔，有點像：這是要聽的，那為什麼你過去考慮聽別的東西？我們都是健談者
不錯，但在談話下面躺著去感動，不願被感動，鬆懈的意思，不整齊，還有簡單像顫動的地板。
這些當然是那個課程的風險，可雖然我們知道這個課程除了風險沒有別的
但那一刻還是令人吃驚，當四分之一個世紀後，這些規矩第一次開始清晰地向你顯示。他們才是玩家，而在比賽中掙扎的我們只不過是觀眾，雖然我們受比賽各種突變的影響
跟著它走出留著眼淚的競技場，被扛在肩頭，最後。
一晚接一晚這個信息傳回來，重複在天上閃爍的亮泡裡重複，它們升過我們，又從這裡被拿去，但這信息仍然是我們的，一次又一次，直到最後，不容置疑，

我們被處罰的狀態，在助長處罰的氣氛中，
不像一本書歸我們所有，卻和我們在一起，又有時
不在一起，孤獨而絕望。
而幻想讓它成為我們的，一種猶豫不決
升到了審美理想的高度。有那些片刻，一些年，
伴著確鑿的現實，面孔，能說出來名字的事件，親吻，英雄事跡，但像一個幾何級數友善的開始不大讓人放心，好像意義可以在某一天拋在一邊
當它被超越。最好，你說，像這樣膽小地
呆在早年的舊課裡，既然學習的承諾是個想像，嗯，我同意，再說
明天將會改變覺得已經學了什麼的想法，
這樣，學習過程將會如此延伸，從這點看來
我們誰都永遠不可能從大學畢業，因為時間是個讓顆粒懸浮的乳化劑，所以想著不要長大
很可能是我們最聰明的成熟方式，至少目前如此。
你看，你看，我們倆都對，雖然不付出
一般來說都沒有收穫；我們的替身遵守規矩，生活在近似家的地方，讓我們——嗯，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好公民”，
刷牙和其他那些，並學會接受艱難歲月的賞賜，當它們出現的時候，因為這是行動，這不確定，這不經心的準備，把種子扭扭歪歪地撒進犁溝，預備好去遺忘，又總回到出發的那個早晨，很久很久以前那天。

德詩中譯

◎岩子

■夏洛特·瑪麗·繆

Charlotte Mary Mew

我曾那般愛著春天

I So Liked Spring

我曾那般愛著春天，去年
因為有你——
還有歌鸛——
你是那般愛著它的婉轉——
我是那般愛著你

今年的春天不同於去年
我將不再把你思念，但我依然
愛著春天，因為它純粹
恰似歌鸛一般

有關詩人：

夏洛特·瑪麗·繆（Charlotte Mary Mew, 1869-1928），一個活躍在維多利亞時代，由傳統現實主義向現代主義轉型時期的英國女詩人，其詩意象生動，語言優美，形式考究。哈代和龐德等同時代作家和詩人對她推崇有加，稱讚她“非同凡響”，“乃最出類拔萃的女詩人”。夏洛特·繆出生於倫敦布盧姆斯伯里一個家境優渥的中產家庭，以知識

份子、藝術家和文學家居住區而著稱的倫敦漢普斯特德的老市政廳即由其建築師父親所設計和建造。據維基百科信息，夏洛特·繆生前曾就讀於倫敦大學，且是前衛和另類：短髮，褲裝，吸煙，獨自周遊法國，崇尚女權或女性主義理想，未婚。而後者不能不說是事出有因。夏洛特·繆共有六個兄弟姐妹，但其中三個早夭，二個精神失常，以至於她與姐姐安妮兩君子協定不結婚不生孩子，惟恐把可能的精神病基因遺傳給下一代。後來姐姐安妮去世，夏洛特因嚴重精神抑鬱，被送進了養老院，於一次病發之後自殺身亡。

譯者說詩：

多年前，我與這首散發著淡淡美麗，淡淡憂傷的小詩一見鍾情，至今依然深深地愛著。

這首小詩由兩段組成，一段寫春天，另一段也寫春天，一段寫去年的春天，另一段寫今年的春天，只是，只是今年的春天不同於去年的春天。不同在哪裡呢？——物是人非：我在，歌鸛在，如歌的鳥鳴聲在，愛在，可是你卻不在了。儘管詩人落落大方似波瀾不驚地宣稱“我將不再把你思念”，可是，可是……曾經擁有，天荒地老，誰能夠把愛的思念斬草絕根？不由而然地聯想起唐代女詩人薛濤的那首《望春》：“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直覺得兩首詩不無異曲同工之妙：又是春天，可是你在哪裡？所有的喜悅和悲傷盡在這花開花落燕語鶯啼聲中沉沉浮浮一波三折。有詩友解讀說：“詩人曾經愛的其實不是一個人，只是愛這個人當時的純情，當這個人離開了，我還在愛那個純情，在純粹裡尋找生命的唯美，依然相信這愛的美好。”亦有詩友如此體味：“我似乎感到這美麗的詩句浸透了傷心的淚。非不想也，是不能也。對你的思念像春天和鳥語，無處不在。”親愛的讀者，不知您是如何理解和感受的呢？

秋原說“詩歌”

◎秋原

陳銘華兄：

長期以來，你為捍衛詩的獨立、自由與完整，而甘冒大逆不道，反對把“詩”稱為“詩歌”，勇往直前，簡直是千萬人吾往矣，令人佩服。

事實上，反對“詩歌”有兩方面：

1) 正名。

這個比較簡單。因為詩就是詩，歌就是歌。一個是文學，一個是音樂。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

我們都知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不果。大凡在科學與學術的研究中，研究對象（object）的指稱與定義至關重要，是研究的前提。什麼是必須搞得清清楚楚，確定無誤。所以：

一個是 A.

一個是 B.

A 絕對不是：B，AB 或 BA。

B 絕對不是：A，AB 或 BA。

同樣的：

金是金。

銀是銀。

金不是銀。

銀不是金。

任何一個都不是“金銀”或“銀金”。

同理：

詩是詩。

歌是歌。

詩不是歌。

歌不是詩。

任何一個都不是“詩歌”或“歌詩”。所以根本就沒有“詩歌”這種怪物。同理的，也沒有“詞歌”、“賦歌”這些怪物。

遺憾的是，有很多人連這個基本的認知都辦不到（或者根本不管。）

2) “詩歌”觀念的偏差：認為詩必須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方壯霆 \$200 支持

有音樂性，這是針對新詩而言。（因為沒有新詞、新賦。）

新詩雖然擺脫了舊詩的格律。但是，絕大多數人仍然認為詩必須有韻律，可以朗誦，動聽，甚至可以譜曲。換句話說，詩必須是韻文，否則就變成散文。反對這種將詩附屬於歌，根深蒂固的觀念並不容易。因為表面上似乎是詩觀之爭。

我們必須確實有力的讓大家看到，作為一種有高度，有深度，以探討，反映以及表現現代人前所未有，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外在世界與內在經驗，同時更展現各種引人入勝，嶄新的美學理念、表現形式與技巧的文學藝術——自由體的新詩，實在沒有理由以朗誦和聆聽作為創作與美學的依據。事實上，這種音樂性的文字玩意與傳統的格律也只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而已。它困限了新詩自由發展的空間。而絕大多數人卻有意或無意不當作一回事。

我們必須承認，詩是一種文字的藝術，內容是詩的靈魂。形式是身體動作。美感是打扮、神情。今天，絕大多數人是透過反覆閱讀，透過一連串心靈的活動去領略詩的內涵與詩意，欣賞詩的表現方式和技巧以及體驗詩整體給出的美感。請想一想，在這些連串的心靈活動裡，有多少是聽覺的？在今天，不用說詩單憑朗誦就根本不能讓聽眾欣賞得了。就連五花八門，通俗的流行歌曲都必須加上字幕，才能讓聽眾“看”得明白。

毫無疑問，今天，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間的思維，溝通都是散文。我們活在散文的世界裡。那麼，為何不讓新詩朝真實直活的散文空間發展，而反過來附庸於表面的、虛飾的音韻？

事實上，今天很多詩是散文書寫，偏偏為了音樂性，弄成分行。或以為分了行便是詩。結果倒像口吃的人唱歌。歌也唱不成，話也講不清。這種情形，就算不是本末倒置，也是因歌害詩，因小失大。

想一想，假如當年人們一直執著打字機滴滴答答的聲音，我們就沒有今天刷屏的電腦和手機。

而把“詩”稱為“詩歌”導致觀念的

偏差，這種情形，豈非正如古人所說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你談到獨立思考，說來難過。事實上，傳統在東方的社會文化裡有莫大的權威。相對的，獨立思考這種個人主義向來就比較缺乏。

我們曾經嘗試探索“詩歌”出現的歷史背景。它極可能是在西風東漸，新文學興起的時候。（因為古文裡只有“詩”，沒有“詩歌”）。可能有人把教會唱的詩稱為“詩歌”而挪用到文學的範圍裡。（事實如何，到目前尚未看到具體的考據或研究。）簡言之，新文學當時剛剛處於啟蒙階段，飽受攻擊與排斥。“詩歌”一詞的出現不足為怪。卻想不到經過百年來的“約定俗成”，“沿襲”至今儼然成了傳統。

傳統除了權威可以使人臣服以外，也給人安全、歸屬感與信賴。因此，任何對“詩歌”這樣傳統性的稱謂與觀念提出質疑與挑戰，毫無疑問，將會遭到排斥反擊。有趣的是，這些排斥反擊，很多時候，不是出自理性，而是情意結。出自所謂集體潛意識的一種反射。這種例子我們覺得跟滿清入關時，漢人寧死不留辮子。可是到了滿清被推翻，民國成立，漢人卻又寧死不剪辮子的情形一模一樣。

我相信，對“詩歌”的質疑一定會引起或多或少的注意和檢視。雖然有一部分的人心裡知道把“詩”稱作“詩歌”完全不合乎邏輯。然而，也許礙於面子，也許不願意面對自己的惰性，缺乏獨立思考與辨識的能力，更有可能因為當習以依靠的傳統受到挑戰，人們往往作出反擊……種種因素，以致一般人典型的反應是：“哎呀！叫詩或者叫詩歌都一樣，沒有那麼重要啦！是不是好詩才重要嘛！”

實際上，絕大多數人對“詩歌”的問題都是支吾以答，不置可否。有的根本就置若罔聞，漠不關心。

讓人費解的是：對於人人引以為傲自詡為“詩的民族”，而文學地位極高的詩——的指稱與定義，這麼重要的課題，人們的態度居然如此的輕率，如此缺乏應有的嚴肅。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真理愈辯愈明。從歷史的回溯，我們看到很多文學的運動和思潮的奮起，幾乎都是經過一波波激烈的爭論，發生撞擊，擦出火花而掀起。因此，我們需要健康的文化生態。在這種生態下，才能出現不同的意見、嚴肅的討論、建設性的批評與誠懇的交流。至於搞派別，搞名堂，胡亂吹捧或者盲目攻訐……。這些現象與行為對我們來說，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極不可取。

新詩的出現與發展只不過百年，對於悠長深遠的文學史來說，何其短淺。事實上，傳統裡有無數的寶藏等待發掘，前面更有無窮的未知等待探索。

編者按：此文源自詩人秋原在“新大陸詩刊聚義廳”微信群與編者和群眾討論“詩歌”時他的發言部份，值得思考之處頗多，特與讀者方家分享於此，並歡迎有關“詩歌”的正反兩方來稿。

洛夫老是帶著我飛的中國文化語境裡的超現實主義師傅

◎北塔

一、去年最後一次見面，我隱隱有不祥預感

2017年8月30日，洛夫老來京。我28日剛剛率中國詩代表團訪問俄羅斯回國，9月1日又要啟程去東南歐黑山共和國參加國際詩節；我又不想失去跟他見面的機會，所以懇請他兒子莫凡先生冒著首都晚高峰大堵車的麻煩，從首都機場直接來我家附近，共進晚餐。那真叫匆匆一聚，但相聚甚歡。我請他品嚐我從墨西哥帶回來的“國酒”龍舌蘭酒，並贈給他我主編的詩合集《馬丘比丘之外——中國詩人筆下的拉丁美洲》。我說我們不是酒肉朋友，而是“詩酒之交”。他對我多年來奔波於國際詩壇進行中外詩交流尤其是推廣中國當代詩，表示支持和讚賞。

第二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發了一條日誌，說：“昨晚與洛夫老匆匆餐聚，在我剛剛歸國又要遠行之際，與洛老此聚，實類巧遇！又為我倆之忘年交情添添了無理而妙的一筆！”說“巧”是因為那時我只回北京呆兩天多，而洛老正好來。“無理而妙”是洛老從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裡面擷取的一個重要詩學觀念，而且他認為，這個觀念跟他所鍾愛並力推的超現實主義暗合。

此條日誌得到了朋友們多達一百條的點讚和留言，創下了我的朋友圈日誌受關注度之最。可見洛老的影響力之大！他那時已坐著輪椅，還是堅持站起來跟我們一一合影。他話已不多，鬚髮皆白，老病盡顯。師母也說，洛老一生中從未曾有過這樣的疲倦。我內心有不祥預感，莫非那是我與洛老最後一次塵緣？

然而彼時我倆仍相約2018，終竟未成。今日追思，益覺其慟也！

二、十幾年的忘年交，幾乎全都是洛老對我無私的關懷、支持和栽培。回顧我與洛老交往這十幾年裡，平均每年在各地各種場合有一次見面，其間有頗多感

人的細節可以追憶。

在這麼多年的交往裡，讓我感恩並愧悔的是：幾乎全部都是洛老對我無私的關懷、支持和栽培，還因為我的關係而幫助過我的朋友們；而我自己呢，基本上沒有幫他做過任何事，有時想做點什麼但也沒做成！有些則幾乎成了他的遺願。讓我在這裡敘述幾件特別感動的。

2008年11月8日上午，“中國·南昌武陽曹雪芹祖籍地立碑、授牌”儀式在南昌縣武陽鎮隆重舉行。那幾天，洛老在江西宜春市參加另一個詩活動。協助政府操持南昌活動的，是我的老友、著名辭賦家張友茂先生。他邀請我時，我給他透露了洛老的這一行蹤。他興奮誠懇地想通過我請洛老躬逢其盛。但是，洛老說宜春的活動行程很緊，他年邁體弱，恐怕無法抽暇趕到南昌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我知道他有老軍頭的直爽性格，說不行肯定不行，只能表示遺憾。這事兒也就放下了。沒想到，他9日給我打電話，說，他第二天要從南昌乘飛機離開江西，所以要在南昌逗留一夜，希望我能到他下榻的位於紅谷新區的賓館裡見個面。晚飯後，在張友茂的陪同下，我趕到賓館，洛老及師母陳瓊芳女士等一行人正在等我。一坐下，他就一個勁兒地向我道歉，說他實在無法分身。他說為了表示歉意，要送給我一件禮物。那是宜春市政府送給他的一件木雕，質地硬氣，雕工精美。我哪好意思接受？我連連推卻。他說那是請我幫他們減輕行李負擔，一定要我拿著。我恭敬不如從命，便收著了。十年來，這件木雕一直在我書架的最顯眼的地方擺放著，跟他送我的簽名本著作放在一起。睹物思人，它將永遠是我懷念洛老的信物。

2009年12月，我率中國大陸代表團訪問台灣並參加第30屆世界詩人大會。世界詩人大會主席、法籍愛國華僑楊允達先生早年從大陸移居台灣，又從台灣出國。他與洛老等《創世紀》的老人們

有著半個世紀的交誼。因此，他請他們全程參加大會，包括朗誦和采風等。那是我跟洛老親近接觸時間最長的一次，差不多有一週。

期間，洛老把我介紹給《創世紀》現任主編辛牧先生。就在我跟辛牧先生握手寒暄時，有外國詩人跟我打招呼，我只好岔開去回應；再找辛牧先生時，他也被別的朋友擁戴著離開了。不多一會兒，洛老專門來提醒我，說我剛才與辛牧先生初次見面表現得不夠熱情。我一邊感謝洛老的提醒，一邊趕緊從一大堆人群裡找到辛牧先生，重新去向他表示歉意並且又多聊了一會兒。其實，辛牧先生並沒有因為我的岔開而覺得我不夠禮貌，他是心無芥蒂的。但洛老心思之縝密，對我的關懷之無微不至；讓我無比感動和欽敬。

在采風途中，我們曾被拉著去參觀一個台灣土產商場。我正在跟我的團友們一起邊逛邊瞧。洛老突然手裡端著大大的一盒鳳梨酥餅，走到我跟前，說送給我嘗嘗。跟上次在南昌一樣，我那次到台灣，沒有給洛老準備任何禮物，他反過來給我這個晚輩送禮，真叫愧煞！但我不好拒絕洛老的這番美意。於是，我把我們代表團所有團員都叫到身邊，讓大家一邊分享洛老的美味饋贈，一邊一起向他老人家表示感謝。

那次大會期間，在主辦方的援助下，我還策劃辦並主持了兩岸詩交流座談會。在花蓮和南寺一間陋室裡，洛老率張默、管管、辛牧等台灣老中青三代十多名詩人全場參加。我首先請洛老發言，他發表了熱情的講演，對大陸詩代表團訪問台灣，表示誠摯的歡迎。他謙虛地說，由於兩岸30多年的隔絕，他對大陸當代詩缺乏了解，因此兩岸之間的交流非常有必要、有意義，應該加強。那屆大會的主題為“海洋與島嶼的對話：愛與和平”。我在發言中感慨道：台灣詩最優秀的品質是超越了島嶼意識，因為島嶼外面是汪洋，汪洋外面是彼岸。台灣詩的格局不小，而且與外國詩有著密切的幾乎是同步的交流。我的這番感想其實主要來自對洛夫詩的印象。那時

他早已經遠渡重洋，在加拿大當了 13 年寓公，已經根據切身切膚的體驗，創立了獨特的天涯美學，具有大海般的胸襟和終極性的關懷。洛老對我的這一感想表示讚同。

2010 年 5 月，京港地鐵慷慨解囊，注重企業文化建設，開始推出公益文化項目——“4 號詩歌坊”。這是由我一手策劃並主持實施的。由於目前北京地鐵四號線的管理理念具有鮮明的香港特色，與國際接軌，在知識產權方面特別留意，幾乎錙銖必較。他們要求所有詩人都得在作品使用授權書上簽名並蓋章或摁手印表示同意之後，我們才能使用詩人們的作品，害得我有一段時間凡是參加詩活動，必然包裡放著授權書和印泥（便於詩人們摁手印）。項目一定下來，我就向遠在萬里之外的洛老寫信求助，附上了授權書。其實，他只要在授權書上簽名蓋章後給我寄回來即可。但洛夫先生從加拿大給我不僅寄來了授權書，還附了一封信，說：“地鐵詩，世界各大都市都在做，中國總算趕上了。”這是對我、對我們這個項目最大的支持和鼓勵，真讓我喜出望外。我後來在幾乎所有有關這個項目的文件上，都引用了洛老的這句話。這是最好的廣告語啊！他相當於給這個項目立了金字招牌！

2015 年 10 月 10 日左右，洛老給我打電話，說長江三峽那邊要給他的詩立碑，搞個儀式，因為是個小活動，他只請詩界的三、五好友去捧場。記得他請了吳思敬、吉狄馬加、唐曉渡和我。中間兩位正好沒空，於是我和吳老師同行前往宜昌。洛老自己出面請的嘉賓確實寥寥無幾，但其實主辦方還是請了很多人去見證這一喜事，尤其是湖北當地的，尤其是演藝界的（莫凡是演藝界的大腕，朋友如雲）。他們還煞費苦心，給揭牌儀式套了個大帽子：“長江三峽·兩岸同源——秋日詩歌行”詩詞創作研討系列活動。

11 月 19 日，揭牌儀式在宜昌三峽人家風景區隆重而熱鬧地舉行，來自大陸、台灣以及海外的眾多知名詩人、作家、書畫家和評論家近百人匯聚三峽。開幕式由著名影視導演衛青策劃並主持，

宜昌市詩詞學會會長、環瀾旅遊集團董事長邢昊、宜昌市副市長王應華分別致歡迎辭。隨著時而深情時而激越的大型情景化詩吟詠表演，《出三峽記》手書長刻詩碑在古老的巴王寨石壁上緩緩揭幕呈現，為浩浩蕩蕩的長江三峽文化景觀新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本次詩詞創作研討系列活動還包括“三峽秋日風光遊覽和傳統文化探究”、“詩詞吟誦活動和民俗歌舞表演觀摩”，“激流中的語言舞蹈——中國當代詩詞走向及長江三峽詩書畫創作推廣研討會”等。洛老親自點名，由我主持學術研討環節。這是他對我莫大的信任和栽培。

洛老不僅幫我做國內事務，還幫我介紹國外的人脈資源。

2016 年 12 月，我曾率中國詩代表團出訪東南亞四國暨參加馬來西亞第 7 屆邦咯島國際詩＋歌節。之前，我花費了很多時間精力聯繫四國詩界人士，籌備交流事宜。到了 11 月初，其它三國都已經敲定，只有越南遲遲沒有確定消息。本來我委托北大的一位翻譯研究越南文學的教授幫著聯繫，她經常去越南訪學開會，說她的越南朋友肯定能幫忙；但也許是出於那段時間中越雙方在鬧別扭，始終不能落實，急得不行。

11 月 10 日，趁洛老來北京參加由國務院僑辦舉辦的海外華文作家大會，中國詩歌春晚組委會宴請了他們夫婦，另外參加的還有方明先生（台灣詩人）、北奧先生（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主席）和林美君女士（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主席）等。席間，我跟洛夫先生透露了這一煩心事。他立即說我可以找他的忘年交、越南詩人翻譯家余問耕先生，說余先生是越南尋聲詩社副社長，非常能幹熱情，不僅願意而且能夠幫著張羅交流會。於是，我跟余先生聯繫，果然得到了積極的回覆。2016 年 12 月 14 日晚上，在越南最大都市西貢，余問耕先生幫著操持的越中詩交流會成功舉辦。其間，我還萬萬想不到，遇見了我十多年的老友、美國《新大陸》詩雙月刊主編陳銘華（越南華人，正好回越）。這麼大、這麼美的事之所以能順利做成；

我們固然非常感謝余先生，但也一定要感謝洛老；沒有他仗義牽線搭橋，我怎麼能認識同樣義氣的余先生呢？

洛老不僅幫助我，還通過我幫助我的朋友們。

2015 年國慶長假期間，洛夫老來京。作家網總編輯趙智正好來電話找我談事，我順便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了他。他立即表示要請洛老到他們那裡去做一個訪談，洛老也欣然應允。10 月 6 日下午訪談順利進行，現在成了作家網的一個招牌式節目。

我一般不麻煩別人給我寫字。我至今沒有洛老的書法。2015 年我們在三峽人家期間，中國詩歌春節聯歡晚會策劃人屈金星先生很崇拜洛老，當他從新聞媒體上獲知我跟洛老在一起時，希望我請洛老題詞。求要洛老書法作品的人太多。我從未曾跟他要過字——我沒有跟書法家討字的習慣，因為每次我都覺得他們寫字其實蠻累的。那天研討會結束之後，主辦方安排的就是請洛老給大伙兒題字的環節。作為中國詩歌春晚的顧問，我平常是顧而不問。但屈金星的這個要求似乎是順帶的，而且時機成熟。於是，我斗膽冒昧地請求洛老賜字。洛老那天興致頗高，不顧疲勞，爽快地答應並很快地寫好了。老屈如獲至寶，連夜發了條新聞。洛老這一筆，確實給中國詩歌春晚增光良多。

三、我也曾試圖幫著洛老做點事，但由於種種原因一無所成

洛老幫助我和我的朋友這麼多。我呢，也曾有過為他做點什麼的想法。但計劃趕不上變化，都沒做成。

比如，2006 年 10 月，在北京友誼賓館，北京大學和首都師範大學聯合舉辦了新世紀中國新詩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我就在賓館茶室裡請兩岸的幾位前輩喝茶。座中有邵燕祥和傅天虹等。當然也有洛老和師母。我問洛老會議結束之後，他們去哪裡。他說要去石家莊，因為他要趕去參加河北省文學館舉辦的洛夫書法展開幕式。我當即說，那我開車送他們去吧。他說好。我正想像著給洛老當回司機的榮幸時，河北那邊的朋

友來電話說，他們領導會專門派車來接洛老夫婦，不用麻煩我送。後來，我從朋友那裡得知，當時那個展覽的操盤手是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女士，她已得知自己即將來京升任中國作協主席。她辦事謹慎周密，在那個節骨眼上，更不允許有任何閃失，所以據說是派了最好的車和車夫前來接洛老，以防路上萬一出個意外，影響她的仕途。嗨，假如我是老司機開著好車，說不定我還能堅持送洛老一趟呢。事實是，我只能放棄這個服務洛老的良機。

2011年，我曾想編《中國超現實主義詩選》。洛老雖然不是最早的，但是這一流派詩人共仰的高峰。他任《創世紀》總編輯數十年，力倡超現實主義，可謂開一代風氣。我給他寫信時曾提到這個想法，他立即表示十二分支持，他也覺得應該從歷史和文本的角度，好好梳理一下中國的超現實主義詩創作情況。我做過不少功課。但由於種種原因，至今沒有能完成並出版。我將繼續努力，以完成他的遺願。

我有時也想，洛老為何那麼關懷我甚至賞識我。其中一個比較內在的原因是：我倆都服膺超現實主義，我們在這個話題上非常談得來，他肯定認為我倆是超現實主義這同一條戰壕裡的戰友。我從大學時代起就開始閱讀學習他的魔幻手法，在自己的創作中暗暗地吸收了他詩思維的精髓，甚至化用了他的許多字句。當然，後來，我也潛心研習了歐洲尤其是歐洲、西班牙和希臘以及拉丁美洲的大量超現實主義理論和作品。可以說，超現實主義和象徵主義是我的詩肉身的兩翼，助我在文字的天空裡飛翔。而洛老就是帶著我飛的中國文化語境裡的師傅。

我知道，洛老幫助過、提攜過許許多多的晚輩詩人。我只是其中之一的幸運者，他幫我做的這些事，在他波瀾壯闊的人生中，可能都是小小的浪花；但對於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珍貴的。我將把它們作為我永遠懷念洛老的載體，作為激勵我自己終生獻身詩事業的原動力。

俄國文化的興起繼歐洲在 14、15 和 16 世紀的文藝復興之後，搭上啟蒙運動為啟迪人類科學而努力的列車。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都是 18 世紀的人物，所以他二人皆擁有浪漫和含糊的精神傾向，能依照心願看這個世界。普希金為貴族子弟得進入皇村學校（Tsarskoye Selo），並開始他的文學生涯。

普希金早期詩作仿歐洲浪漫派和法德詩人的風格，他受茹科夫斯基（Zhu-kovsky）等詩人的影響。1820 年，發表詩集《魯斯蘭和柳德米拉》，對政治諷刺而激進、謳歌自由。之後加入了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因此被亞歷山大一世流放南俄。他繼續出版了《高加索的俘虜》（1822）、《強盜兄弟》（1822）、《溫泉》（1823）等。茹科夫斯基稱讚他為一個“比老師優秀的學生”，被認為是當時第一流的俄羅斯詩人和浪漫主義追求自由的世紀作家領袖！

普氏在 1923 年開始寫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展開了新時代的俄人生活。該書影響了歐洲生活直至 20 世紀的存在主義。他又寫了劇本《鮑里斯·戈都諾夫》，該劇本描述一個沙皇的偉大和愛民如子的仁善君主，取悅於沙皇尼古拉一世。因為普氏是貴族子弟，能直接與沙皇談話，尼古拉一世很狡猾，

對他說“我知道你沒有參加過十二月的造反，你就回莫斯科吧！我懂得你的申訴，我已有計劃解放農奴，從今而後讓我來檢查你的作品吧。”

繼任沙皇的尼古拉一世，只比普氏大三歲，但他欣賞普希金的詩作，識英雄重英雄將普氏的恥辱擦去，要親自檢查普氏的作品。但是普氏回到首都居住後仍然被監視，其間創作了《青銅騎士》卻沒有出版。他雖然不快樂，亦與軍隊合作，擔任與土耳其戰爭時的宣傳工作。

《青銅騎士》內的騎士是彼德大帝和葉甫蓋尼（普希金本人的縮影）的兩個主角。一個是英雄，他抗洪、建國、創造聖彼德堡立了大功，但是勞耐受苦的卻是葉甫蓋尼，他永遠是個奴僕，永遠受災禍，基本上是彼德的陰影，沒有存在的意義，全書代表俄國的精神歷史。該書於 1841 年出版後，成了俄國最偉大的詩篇、小說，全國為之嘩然，但那時他已去世，尼古拉沙皇讀了也無可奈何。

普希金回到莫斯科時，沙皇賜他為“國王侍從之一”。普氏不以此為貴，反之認為花費用買貴族衣服太昂貴了。儘管如此，他的地位達到頂峰；他的作品幾乎都成為文學史新的一頁。他完成了《奧涅金》及多卷敘事詩，四部悲劇等著作。普氏並和一個美麗而善於交際的女子結了婚，卻沒料到她愛上了一個有勢力的外國人丹尼斯，1839 年，他為了維護妻子的聲譽及被人稱為“Cuckold”（淫婦之夫）的侮辱，與奸夫決鬥而亡。

普希金的著作影響了現代主義，甚至於“後現代”文藝。俄國的小說是世界性的。俄國沒有經過歐洲的文藝復興，而中國早有唐宋明時代，不弱於西方和俄國，中國文學難於接受精神分析就是這個原因。筆者認為今天中國在科學與文學共同發展而邁進。萊蒙托夫的“投內”向是很危險的心理文學。怪不得別林斯基稱他為厭世的小孩子，而普希金才是偉大的詩人。萊氏不喜歡普氏，認為他崇拜拜倫。有趣的是，萊氏去世前寫了首詩名為〈我不是拜倫〉。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本刊“為詩正名”的呼籲始於創刊後不久，至今廿年有餘，近兩年來此議題進入微信群後，火花迸發，迴響更大，是以最近一連數期的〈編輯筆記〉皆論及此。或者出於關懷，又或者對編者的執著不耐，一些師友認為“反正你對這已說了不知多少次，再說他們也不一定能聽得進。何必浪費這時間與精力？”“……如果能讀到一兩首好作品，管它叫詩或詩歌。那是史學家的事……顯得自己放不開”。的確，“為詩正名”花去編者業餘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但放不開也是堅持的動力，編者堅信滴水穿石，日子有功，道理愈辯愈明，詩人有責任為詩發聲，“為詩正名”未必就只是史學家的事。最近重讀朱光潛先生〈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一文及痙弦先生《中國新詩研究》一書，發覺數十年前新詩的種種問題，至今依然存在，沒有多少改變。編者除感慨萬分之外，更加覺得“為詩正名”雖不必期期談，卻有必要長期進行下去。當然，本期有秋原的〈秋原說“詩歌”〉一文，論點精闢獨到，編者就不必再在此嘵舌了。最後要說的一點是：愛詩，寫詩，甚至願意為詩奉獻的人很多，但若沒有“詩不是詩歌”這足夠的文學自覺，畢竟距離真正詩人的路途仍然遙遠。朱光潛先生文章於今依然切中時弊！建議讀過未讀過的詩人都應找來再讀一遍！有則改之，無則勉之！

本期“廣東陽江詩群作品選”，由詩人黃昌成組稿。本刊歡迎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特色的特輯，有意組稿者請先來電郵與編輯部聯絡。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免費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存檔後即寄。

詩訊

詩人洛夫 2018 年 3 月 19 日凌晨病逝於台北榮總醫院，享壽 91 歲。告別式 4 月 11 日於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景仰樓舉行，親友在小提琴聲中，向被稱為“詩魔”的洛夫鞠躬道別。

詩人潮聲（龍震潮）2018 年 3 月 13 日病逝於三藩市。

紐約首屆“法拉盛詩歌節”並徵詩頒獎儀式於 4 月 14 日在皇后區公共圖書館法拉盛分館成功舉辦。雲中雀和陸地魚二人獲一等獎，另二等獎和三等獎共 12 名。同時並出版包括 180 首詩獎入圍及組委會成員詩作的《法拉盛詩歌節作品集》。

詩人熊國華選編的《2017 年國際華文微詩選粹》經於 4 月由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出版。作品選自張貼在“國際華文微詩群”的 4 行以內詩作。

詩人王渝、洪君植主編的《三重奏：在美華文詩人跨世紀作品精選》一書將於近期由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售 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售 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 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售 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 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 完	\$8.00
23 女兒人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售 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售 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售 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懷念詩人洛夫

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
蟬聲

——《石室之死亡》·第36首

而戰爭
是一攤
不論怎麼擦也擦不掉的
黏液
……

他把自己的鬚鬚打了一個結又一個結，解開再解開，然後負手
踱步，鞋聲，鞋聲，鞋聲，一朵晚香玉在窗子後面爆炸，然後
伸張十指抓住一部水經注，水聲汨汨，他竟讀不懂那條河為什
麼流經掌心時是嚶泣，而非咆哮

——〈長恨歌〉

一個黑人
兩個安南妹
三個高麗棒子
四個從百里居打完仗回來逛窯子的士兵
嚼口香糖的漢子
把手風琴拉成
一條那麼長的無人巷子
烤牛肉的味道從元子坊飄到陳國墓街穿過鐵絲網一直香到化導院
和尚在開會

——〈西貢夜市〉

冷而且渴
我靜靜地望著
午夜的茶几上
一隻韓國梨
那確是一隻
觸手冰涼的
閃著黃銅膚色的
梨
一刀剖開
它胸中
竟然藏有
一口好深好深的井
戰慄著
姆指與食指輕輕捻起
一小片梨肉
白色無罪
刀子跌落
我彎下身去找
啊！滿地都是
我那黃銅色的皮膚

——午夜削梨

中午
全世界的人都在剔牙
以潔白的牙籤
安詳地在
剔他們潔白的牙齒

衣索匹亞的一群兀鷹
從一堆屍體中
飛起

排排蹲在
疏朗的枯樹上
也在剔牙
以一根根瘦小的
肋骨

——〈剔牙〉

晚鐘
是遊客下山的小路
羊齒植物
沿著白色的石階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處降雪

而只見
一隻驚起的灰蟬
把山中的燈火
一盞盞地
點燃

——〈金龍禪寺〉

我盡量把思想縮小
惟恐兩岸之間容不下一把瘦骨

——出三峽記

好多人在山頂
圍觀
一顆落日正轟轟向萬丈深谷墜去

讓開，讓開
路過的雁子大聲驚呼

話未說完
地球已沈沈地喊出一聲
痛

——日落象山

昨日我沿著河岸
漫步到
蘆葦彎腰喝水的地方
順便請煙窗
在天空為我寫一封長長的信
漆是潦草了些
而我的心意
則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
稍有曖昧之處
勢所難免
因為風的緣故
此信你能否看懂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務必在雛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
趕快發怒 或者發笑
趕快從箱子裡找出我那件薄衫子
趕快對鏡梳你那双黑又柔的嫵媚
然後以整生的愛
點燃一盞燈
我是火
隨時可能熄滅
因為風的緣故

——〈因為風的緣故〉